

3988

MG

~~3988~~

E 516.9

RAUM UND VOLK IM WELKTRIEGE

14

by

Pro. EWALD BANSE

德國戰時計劃

大時代書局出版



3 2285 9969 6

目錄

一 前奏曲.....	一
刀與筆——直與曲.....	
二 德人眼中的荷蘭.....	二
荷蘭的攻取——荷蘭的民性——上次大戰中的荷蘭——荷蘭海岸的重要性.....	
三 德人眼中的法國.....	二
利於法國的疆界——馬基諾防線——法國的領袖——巴黎——法國的精神——上次大戰中法國的偉績——海岸競賽的優勝者——德意志境內的民族.....	
四 德人眼中的比利時.....	三
比人的勇敢——比利時的攻取.....	
五 德人眼中的英國.....	三
英國歷史的變遷——海上霸權——地理上的弱點——英格蘭人和蘇格蘭人——民族.....	

的隱蔽性——無軍事天才——對侵略的反應——愛爾蘭的地位——挪威海峽的容易性
 六 德人眼中的義大利……………四二

義大利在地中海的地位——軍事要點——虛有其表的民性——義大利的北方人——憤
 於投機取巧的義人——不能算數的援助——義人所獲資友的代價

七 德人眼中的俄國……………三三

俄國與英國的對比——日本對俄國的關係——必須鞭撻的民族——福根漢和拿破崙

八 德人眼中的日本……………六〇

日本的勃起——戰後日本的收穫

九 德人眼中的瑞士……………六五

瑞士的地理——德國利於侵略——打開貝爾福的門戶——不能作戰的國家——抨擊爾
 族的日耳曼瑞士人

十 閃電戰……………七〇

直犯英國——戰爭計劃的失誤——坦克軍是最好的武器——海戰的錯誤——德國海軍
 的東施效顰——德軍十大錯誤

十 閃電戰.....

直犯英國——戰爭計劃的失誤——坦克軍是最好的武器——海戰的錯誤——德國海軍的東施效顰——德軍十大錯誤

十一 如何備戰.....

大戰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注意作戰一切客觀條件——國防學術——國防普通學術——國防特別學術——希特勒願望的提示——灌輸人民國防學術

在歷史上和文化上，我們德國人已經到命運的轉換點了。

舒適，虛偽，空論，喝采，和愚蠢的日子已經過去了；現在開始的日子，是受難，苦想，堅決，和冷酷。

橫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嚴肅的鐵的時代。我們不能再去夢想建築那渺茫的宮殿。我們應該堅定心腸，從我們的思想上把整個民族轉變過來。

「民族的情感」應該就是自尊心；這在皇室統治的帝國裏也許不需要，而在一個共和國裏，卻是可以炫耀的東西。但是國際的情感卻就是自暴自棄；前者是健全的自尊自大，後者卻是撈起的海綿和衰退的組織。

國際主義者是血統中的私生子，智者中的閹人。世界上偉大人物專業的成功，往往是以國家的疆土爲出發點，即使他們的行動，並不以國家爲真正目的的話。

刀已經恢復了它原有的地位；筆經過十四年的虛張威勢，現在要沒落了。在日耳曼民族的國家裏，刀放在角落裏生鏽了十四年，筆似乎得了它的好運，而我們卻趨於衰敗的地位。

筆當然是好，但刀也是好的，而且常常是更好的，我們要這兩種東西，都受德國人的敬仰。一個人如果受了侮辱，祇有刀才能保護他；倘然他用筆來反抗，不獨是異常可笑，而且他會得到更惡劣的收穫。

這正是過去十四年中，德國，奧國，甚至於但澤所受到的遭遇。

筆是好的，刀也是好的。但是，刀是更老的武器，最後的武器，也就是決定一切的武器；所以它應該佔有第一位。

我們正站在鐵的時代的大門口。因為我們是站在第三帝國的旗幟之下。

第三帝國的使命，就是要把我們從封建時代和中世紀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讓民族中最好的人來統治，把中歐所有說德語的國家重新在一個旗幟之下團結起來；恢復到最高的精神創造，使世界上的人們都來接受領導。他們對於盎格魯薩克遜機械主義和蘇俄破

毀主義的恐怖，將來總會有一天驚喊哭訴的。

我們需要一個帝國，在這裏面，我們可以自認爲德國人，不必怕懼什麼，不必像我現在寫東西的時候這樣的時時中斷。我們相信這個帝國的創造者，早已開始行動了，他已經在敲門了，不，他簡直已經進到城裏了，在我們的當中了。

血與鐵

一個強盛的帝國，決不是由於好詐，欺騙，不誠實所能創造。它的成功，一定是刀的相擊。我們所理想中的第三帝國——從佛蘭特海岸(Flanders Coast)到拉白(Raab)，從米美爾(Memel)到愛許和隆納(Etsch [adige] and Rhone)——也祇有血和鐵才能造成。在廣大和光明的第三帝國興起於西歐以前，意志，工作，和軍隊必須前進，奮鬥，犧牲！

如果我們要復興文化，要振興實業，要國家能獨立生存，那麼我們的意志，工作和軍隊必須聯合起來，共同奮鬥。這三件東西，今後是不可分的。

在上次大戰中，英國使我們認識以前所從未有的戰爭的本質。戰爭是軍力的角逐以

外，還要加上經濟的對比。將來如果要取得戰爭的勝利，必須筆，劍，鏢，和刀一致聽員才可。所以戰爭不獨是兩國間軍隊的對比，而是兩個哲學和經濟制度的關爭。

未來的戰爭，那決定日耳曼人民命運的戰爭，一定要在交戰國的靈魂上奮鬥，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靈魂是人類思想行動和結果的出發點。唯有從這個出發點，才能放射出一切力量，控制腦和手，成功和失敗，勇氣和懦弱。

二 德人眼中的荷蘭

荷蘭的攻取

荷蘭是德國領土和日耳曼人民的一部分，但是從一六四八年起，從政治上把這兩者都分割了。荷蘭的領土，是德國西北的天然國防線。她包含着三個部分，一部分是萊茵河上平面的三角洲，一部分是北方內冰河的殘跡，還有一部分是用堤壩從海洋中劃分出來的海底泥沼。她的人民包含着下弗蘭克許，弗里西安和下薩克遜等族，(Lower

Frankish, Frisian and Lower Saxon Races)，他們不用官方規定的薩克遜文和羅薩爾德文，仍然保持着古代日耳曼的文字。

荷蘭可算是絕對日耳曼化的國家，但是由於法英兩國先後的密謀，硬生生的將這個國家的日耳曼人民和他們的祖宗間築了一道鴻溝，使得她成爲一個渺小的獨立國家，不得不仰英法的鼻息。

除了從幻卡特(Wiericht)向東北延展有一小部分是石崗，和自南到北的滿佈石南土的沙坵外，荷蘭確是一片平原。西部自海爾特(Helder)至齊蘭(Zeeland)完全是沮洳之地，位在海平線以下；如果洪水氾濫，這一塊地方就不難變爲汪洋了。休特爾·齊(Zuyder Zee)南面的丘陵，是荷蘭東部天然國防線，這一區現在正做着排水的工作。萊茵河下游的兩大支流，易塞河和維區特河(Rivers IJssel and Vecht)平行的向這丘陵地帶流着。維區特是氾濫區的一部分，很多的礫壘作爲它的屏蔽，這些礫壘一羣一羣的環繞着烏特萊克。至於荷蘭的南部，則以萊區，華爾和繆斯三河(Rivers Lech, Waal and Meuse)構成了相當強固的天然防線。但是無論如何，荷蘭如果要保持她的主要國

土，就是那居有大部分的人民，幾乎包括了全部的大城市和經濟中心的地方，她的陸軍必須被迫作極大的後撤。

荷蘭的民性

荷蘭的民性是輕鬆而厭戰，假使立刻得不到有力外援，對她的攻擊將不會遭遇堅強的抵抗，她的政府至多亦不過提出正式抗議而已。

荷蘭海岸最容易受到攻擊的地方，是在齊蘭省，這地方本是以人力變滄海為桑田的一羣島嶼，所以從海上來攻，可以長驅直入；同時，因為鄰接比利時的邊境和安特衛普（Antwerp）的礮臺，更容易受到威脅。北部和南部沿海的地方——荷蘭主要的部分，——則以不可擊破的沙崗，作為防禦的城牆。休特爾·齊的海岸和在西弗里西亞（West-Frisia）羣島後面的水道因為水淺的關係，所以也較難攻入。

荷蘭人民的氣質並不齊整，因為荷蘭人民和荷蘭民族根本是不存在的。北部的人民是具有弗里西安人遺傳的習慣，中東部則為下薩克遜人，南部則為弗蘭克人，西部則為荷蘭人（Hollander），也就是下弗蘭人和弗里西安人的合種。荷蘭人民主要的部分，就

從這些人種所組成。自軍事眼光看，荷蘭人這些柔性，是極其重要的。

荷蘭人擅長貿易，多半是腰纏累累，惟恐失掉他們的幾乎近於不勞而獲的利益。他們所經營的，無論是家畜、電燈泡、殖民地的進口，或者是爪哇的產品，他們是自始至終由一手去包辦。他們所追求的，是最大的利益，是舒適的生活。財富和安樂是他們的鵠的，所以他們是膽小畏怯，憎恨任何人威脅擄奪他們的利益。他們憂懼着東方的領土將會失去。這塊領土對於他們委實太大了，全部的開發，是他們能力所不能做到的。一旦他們的安全發生危險，敵人要忍擄奪他們的財富，現在這些荷蘭人再也不是一六〇〇年時代的英雄了。因為，他們是商人，是和平主義的信徒。

上次大戰中的荷蘭

荷蘭出產的小麥，不夠自己的需要，而且她又不能創設軍火工業；不過牛油乳酪的出產，是十分的豐富，所以爲了技術上的原因，就是一個短短的戰爭，荷蘭也是不能夠支持的。上次大戰時，荷蘭爲了保持她的中立，曾經煞費苦心，幸能如願以償，這自然要感謝英德兩國努力自制的功夫。

當戰事爆發的時候，繆斯實為荷蘭戰略上最大的弱點，它對着列日 (Lierge) 和愛克新·拉·沙貝爾 (Aix-la-Chapelle)，是凸出的形勢；後者緊扼着德國在荷蘭邊界和凡恩丘陵地帶 (Venii Hills) 間右翼的咽喉，使對比利時的列日要塞的攻擊成為必要。所以要有有效的保衛比法兩國對抗德國侵犯的軍隊，繆斯當然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即使德國在任何環境下願意尊重荷蘭中立，英國也不免加以破壞的。

在一九一七年夏季，英國被無限制潛艇政策所困，她似乎老早就企圖在華爾區倫島 (Island of Walcheren) 或者鄰近荷蘭的佛蘭特爾的海岸 (Dutch Flanders) 登陸，藉以摧毀我們在海峽活動的潛艇根據地；並且如果可能的話，配合了彼時西線的劇烈攻勢，她意想一舉而擊破在比利時德國陸軍的右翼。英國能於十二小時內，完成一萬五千人的登陸；從華爾區倫或大陸上，她能夠利用遠射程大砲摧毀我們在齊伯魯基 (Zeebrugge) 的潛艇根據地。

如果英國破壞荷蘭中立，而荷蘭仍處於被動的地位，我們已準備好了兩師步兵一師騎兵，卽世所聞名的「根德隊」 (Ghent Group) 來應付這個危險。如果荷蘭因為保全地

的必須依存英國的屬領，而加入了協約國，我們的「根德隊」更有來自東方的兩隊陸軍後援。這一枝部隊，從繆斯河兩岸都可以侵入荷蘭。英國的侵荷並未成爲事實；即使她如此做，德國顯然可以盡力阻止英國在荷蘭西南角得到一個立足點，因爲這要壓迫我們右翼的提前撤退。英國當然要懷憂她沒有充足的實力來完成這一個巨業；而當她回想到一八〇九年佔領華區倫島和南比夫蘭(South Beveland)以威脅在法人手中的安特衛普的故事，更要追悔不置了；雖然這一個企圖卻是偶然的未能成功。

荷蘭海岸的重要性

說到德國軍隊在英國登陸問題，荷蘭的海岸當然要算是重要的根據。英國的海岸自赫爾(Hull)至太晤士(Thames)都受到荷蘭海岸的威脅，軍隊可於極短時間內完成渡海的工作。從夫勒新(Flushing)到馬蓋特(Margate)僅需五小時；從荷克(Hook)到哈維區(Harwich)僅需七小時，從赫爾特(Helder)到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亦僅需七小時。所以部隊駐在船上根本不用考慮到舒適問題。

爲什麼上次大戰不這樣做呢？爲了尊重荷蘭的中立，我們所得的是什麼？

我們似乎犯了心理上的錯誤，因為進軍比利時，我們受了嚴重的譴責，所以對於破壞荷蘭中立，只好猶豫不前了。

但是如果德國能夠有了實際利益的收穫，世界的憤怒，恐怕也不見得怎樣的加大，譬如：避免了在列日陣線上的損失，右翼有了更快的進展，立刻佔領了幻卡特、亞姆斯特丹和鹿特丹（Rotterdam）間荷蘭的心臟部分，這都是實際的利益。因此安特衛普可以很快的失陷，侵略比利時將證為極其容易，比國的陸軍將不免被俘。依塞爾水閘（Yser）絕不會開放，我們的右翼將直衝到瀕於海峽區的各港。最後，英國感到來自荷比海岸進攻的危險，她必須以大量的陸軍留在國內以資防守，而不敢再遣部隊到西線去了。

在上次大戰前或在大戰中，我們顯然的未曾完全想到關於荷蘭的軍事問題。其所以如此者，因為我們大部的兵力用到次要的任務，千百艘船隻困處港中，所以，我們的人力和船隻都感到缺乏，這當然是不可忽視的事實。

三 德人眼中的法國

利於法國的疆界

我們德國人差不多都會承認現在的疆界是完全利於法國的，但是如果我們謙虛的表示我們將來願望，沒有人敢認為不當。從我們觀點上言之，最好的疆界，是沿着朱拉山脈 (Jura) 一直上摩塞爾 (Upper Moselle) 和上繆斯的西面，然後向西灣轉，奄有灰土區域，蜿蜒到松末河流域 (The valley of Somme)，以達到大海，——或者至少要淹着阿烏斯 (Aisne) 的灰成岩山脈，這個疆界當然也有不利的地方，就是它要把法國人民劃入；其實只要將這些法蘭西的後裔逼回到他們人口稀少的祖國，也不難解決的。自另一方面來觀察，這個疆界實含有甚大的利益。它毀滅了巴黎盆地的要塞性，它奪去了法國陸軍居於斜坡的重要戰略地位，更保證了下次交戰的地區，將少有天然的防線，因而可以在極快的時間內打到巴黎。

除此以外，海峽區的港口，布隆和加萊 (Boulogne and Calais) 將為我們所有；獲

得了這兩個港口，如同持着手鎗墮進英國的頭部一綫，其重要的程度，並不亞於我們攻佔了里爾(Lille)和不萊(Briey)，因而獲得了大部分的煤鐵。而且法國的大部是在以前本是說德語的，其餘的部分也是充滿了德國的舊時地名如弗蘭克許之類。

馬基諾防線

自從上次大戰以後，整個法國的東北邊疆，已經驚人的加強了，尤其特別的，要算一種新的國防計劃，這一計劃是於一九二九年開始實施，到了一九三四年，乃成功爲一種不可摧毀的防線。它的主要特點，是永久性礮臺區的建設，每區用兩師人去防衛着。現在將這個區域的所在寫在下面：

一、在西阿爾卑斯山脈(Western Alps)，自尼斯(Nice)到特命斯(Durance)和亞克(Are)流域的上游，控制着自義大利的多瓦·列排列亞河(River Dora Riparia)的進路，並且緊扼着易塞爾流域的首部。這樣，就可以防止自多瓦·波爾梯亞(Dora Baltea)的進犯。

二、在貝爾福(Belfort)，顯然的，有米拉和佛日(Vosges)間的山隘。

三、在勞林(Lorraine)，有二個要塞，一個是向着海金勞(Haguenau)和胡茲(worth)的西北，一個是在賣士(Metz)的前面，這兩個要塞是以隨時準備水淹的高地爲之聯絡。這一區域是在薩爾(Saar)盆地到薩爾金門特(Saargemünd)的南面。

在法國邊疆缺少天然屏障的地方，除已建築如前所述的永久性礮臺外，有更多的堅強礮臺區的地點，雖然並未建造，但已在計劃中：一個是在佛日要塞方面；薩爾堡(Saarlouis)的前面和賣士的東南，則計劃築造一對，而賣士則又生產在兩個要塞區之後；另有一對是在賣士之西和隆瓦(Longwy)之南，並且在上些爾德(Upper Scheldt)區域更設計建一個獨立要塞，法國弗爾特平原就在這一區的左邊，自杜亞(Tonai)之西直至大海，距加萊不遠，這一段平原可以運用水淹計劃。此外尚有第三種防禦辦法，法國在平時已準備好的，那就是在道路設置障礙物。

最大的要塞是位在下列地方：在米拉和佛日山脈之後，在繆斯河中游之前，卽自凡爾登(Verdun)至賈錫爾(Mezieres)略北。

比利時的東面，也有着設計良好的類似的防線，因而構成了法國防線向北極具效用

的引伸線；這當然是不可忽視的事實。另外又有一樁值得考慮的事實，就是說如果法國東北部和比利時的鐵路制度，已經發展到一種程度，能在數日之內運送百萬大軍，從着十三條具有軍略性的，而與公路密切聯絡的主要鐵路線，向着毫無國防設備的德國領土長驅直入，則當然要承認法國的軍事當局已經值得讚嘆的利用他們的機會，建成了他們國家常時討論的安妥。

巴黎的位置，極似一個蜘蛛，處於設計超卓的鋼網之中。在世界大戰中，它將發揮燦爛的效率。弧形防線後面的以及英法間的交通線，都是以巴黎為其樞紐。

法國的鎖鑰——巴黎

法軍若無巴黎作為左翼，則在一九一四年九月，法國的陸軍雖擁有大軍並佔住各鐵路車站，亦恐很不能在爭取海岸戰中，獲得勝利。

建立地球上的和平，其最重要工作之一，當為盡力削弱，甚且根絕法人中的德國原素。

殘酷的戰爭，是會減少法國武士階級的數目；所剩下被隔絕的武士，流徙到後來繼

國的東部，立剝就日耳曼化了；盤住在法國南部的這些法人和黑奴，他們將成爲雜種，法國的軍事當局，差不多已經從事這種工作；以漸進的方法來削弱法國，使法國日漸退化。

所以我們和法國將來的關係，所發生的問題，不僅爲政治和軍事的，而且要從種族觀點上來研究。

舊的法國在戰爭中對西方德人所造成的一切的錯誤，必須原璧奉還。

削弱法國北部的氣質，當是德國國防計劃中主要項目之一，惟有如此辦法，才可以根除我們好戰鄰人的精神和體力。

上面所述的疆界，自然大有助於這一工作的完成，因爲在這一疆界中的法語，五十年間，可以不復存在。

法國的精神

在上次大戰中，法國的兵士，——這裏所提的是北方法人——在防禦上雖然不能盡如英人的頑強，但他具有豐富的耐力，要不失爲一個熱烈的鬪士。在戰場上，他知道如

何處理自己，他能立刻抓住了任何小的機會。大戰第一個月，在屢次敗績之後，他能夠很快的集合，然後向後總退卻，而於一九一四年九月六日，和我們作瑪恩(Marne)的決戰，對我們作出至可驚人的舉動。

全部言之，法國步兵給我們的印象，甚於砲兵。一般的說來，法國在大戰中能夠維持她的榮譽，是靠着全軍的精神奮發，固不僅在於一個兵士的苦戰。這種精神完全屬於北法的氣質，自武將和代議士階級中發射出來。如霞飛(Joffre)，賴伐爾(Nivelle)，貝當(Pétain)，福煦(Foch)這些人物，都含有這種氣質，而尤著者莫如克勒滿梭(Clemenceau)，他們具有堅強無比的毅力，向一個目標行進，決不旁騖，以保持法國的偉大，以造成他們不可匹敵的力量。他們做應做的事，從不浪費精力。沒有東西能夠轉移他們的目的，他們準備克服一切而獲得前後的成功。

法蘭西共和國具有這樣的統治階級，不得不令人稱贊，這種毅力，可稱得起舉世無匹，所以必須予以推敬。

在過去的歷史上，甚至在拿破崙時代，法國的命運，被如此決斷的如此冷酷無情的

手腕所掌握着，從未有如今日的情形者。

上次大戰中法國的倖勝

如果義大利不棄吾人於危難之中，法國也要應付兩個戰線。因為義大利態度的突變，法國阿爾卑斯區少了一個敵對的壓力，她就將原駐在這一區的防軍調到北線來，同時，恰巧德國突然撤回兩軍團的兵力，陣線發生弱點，所以法國以人數的優勢，轉變了瑪恩戰役的結果。法國於是以全力加諸東北前線，另外更以英國遠征軍擔任了左翼。

法國高級指揮在瑪恩所獲得的好運，實在出於意料；因為它的作戰計劃較德國的尤為拙劣，這個計劃的實施，留下了許多的空隙，以致不能保持優勢，仍然作匆促的退卻。

至於德國的計劃，也不見得如何的高明，但是德國的失敗，其原因所在，純由於人的過失，一種在整個軍事史上令人足以發狂的過失，即因這一個過失，法國乃免於毀滅，而且造成了法國陸軍瑪恩的勝利；這一勝利幾不可相信，因為它太遲了，直到九月十二日方纔有獲得勝利之感。甚至於一件最重要的工作，法國竟未曾做到，那就是包圍凸出的德軍右翼，因為他們已退到凡爾登、萊敏、勞翁新線（Verdun-Rheims-Noyon）

了。法國所能成就者，不過將德軍陣線退到勞翁以北而已。

就是這一點小小的成就，法國的局勢乃因而好轉；因為它使德國永久性陣線，呈極不健全的突出之勢，且將這一陣線遠隔海峽港口，這些港口對於英軍的登陸，具有極重要的地位。

海岸競賽的優勝者

在海岸的爭奪戰中，法軍雖擁有優良的鐵路網，卻未能取勝德軍，亦不能完成包圍敵軍的戰略。雙方拉長了他們的陣線，作不斷的爭戰，戰線蔓延至弗蘭特；就在弗蘭特，我們不能前進了，這由於我們誤用雖英勇而訓練未曾成熟的新軍，另一方面，則又由於比利時人之水淹。到一九一四年十月十八日整個的西線以呈現膠着。

總而言之，英法比聯軍在海岸爭奪戰上，的確是優於德軍。

九月十二日至十三日的瑪恩戰役以後，德軍主要的工作是沿着松來河流域盡力伸展陣線以達海峽區；向敵軍的工作，則竭其全力擋住德軍，使其遠離海岸，停於勞翁之線。在這一方面，敵軍是如此的成功，他們挽救了海峽港口，保持着鄒扣克(Dun Kirk)

和亞敏(Amiens)間安全活動區，以便利英軍的來援，同時更使法國保留着極富日耳曼血液的廣大人口，並使德國的塹壕陣線，處於最不利的形勢，與在勞恩的突出線相同。

德軍爲應付此一戰略，其所能爲者，厥爲佔領法國北部的煤礦區和工業區，其中以白萊的礦產爲最豐富。僅僅保有着法國零碎的領土，在戰爭過程中，已證明這種勝利，既不足以威嚇敵人，又不能藉以吸引中立國。

溯及法國分享沒收德國卡馬隆(Camerouns)和土哥蘭(Togoland)的殖民地，在她的殖民地中對於德國平民的虐待行爲，以及到處已經討論的她在韃靼尼爾(Dardanelles)馬其頓(Macedonia)和義大利北部的軍事行動，我們對於德法關係的根本性質，將作一個最後的觀察。

自從十八世紀中葉，法國政治上獲得團結以來，她就成爲我們人民和我們生存上的唯一大敵。在這全部時期中，她曾經是一個不斷的侵略者，她的目標，即是在萊茵的邊疆。當時並沒有一個國家，能够包羅所有的日耳曼人，這一種事實，我們自始即當感謝法國及其至少想在大陸稱霸的野心。法國所有的思想和行動都針對這個偉大的目標，她

整個的偉業就着眼於萊茵的歸併，和德國民族的瓦解。

德法兩國在智慧上是相等，同具高超的創造能力，但在政治事務上，法人則遠優於德人，這由於他們的民族團結一致，他們的鮮明合作精神，他們的專心一意於民族的野心，以及他們的傾心和統治階級共向一個目標行進。

怨怒難填的民族

法國具有侵略性的決心，所以法人之為德人的敵人，其危險性殆尤甚於德人之對於法人。而最奇怪的事，就是舉世視此竟不以為異。假使法國明白宣稱，整個的萊茵區為她的東邊疆界，將無一國感到痛癢；（當這黑熱病蔓延於萊茵時，能有一國關心嗎？）易地言之，假如德人欲收復其在勞林（Lorraine）和亞爾薩斯（Alsace）的日耳曼弟兄，則必引起廣大的憤怒。

法國是一個具有野心，殘忍性的國家，所以，根本不能和她討論和平及睦鄰的問題，這在最近四百年的歷史上，已有充分事實的證明。

這是一個吞人或被吞的問題，但是為了世界和平起見，無疑的而較好的辦法，當然

使最後的勝利屬於於酷愛和平的德人，萬不能使貪慾無厭的法人走着上風。

一切法國人所談到的「安全」需要，實在是侵略的狡詐偽裝，或者再加上從他們的壞觀念上所發出的一點兒恐懼；他們在我們疆界上所施的不正當行為，幾乎公然而不受懲罰，他們要看這種行為究竟還能夠延長到何時，所以他們不得不擔心着。

一 不久前，就在一九一九年，法國軍事當局受着如我在前面提及的野心所激動，要求兼併萊茵河左岸的全部，幸得英美國人的仗義，費了絕大困難，才阻止了這一個要求。法國心目中的德國，最好是一個蕞爾小邦、擁擠於萊茵和鄂得（Oder）之間，並將日耳曼民族分裂成爲數多獨立小國。無論在德國國內或國外，所有分裂德國的運動，都是由法國來支持。法國對於萊茵發明了分裂主義，她不問德國的馬克斯信徒是存着什麼意見，她給予他們一切援助，財政的及其他。她扶植波蘭和捷克斯拉夫於我們東方的邊疆之外，並且武裝他們。阻止我們和奧國的合併也是她，爲了壓逼我們，她更支持南斯拉夫。無論我們跑到歐洲那一處，法國總是橫立路中，羞辱我們，傷害我們。

但是，法國既然播下了這些戰爭種子，總有一天，定然會產生出可怕的結果……。

四 德人眼中的比利時

比利時是德國領土邊緣外的可憐小國之一，內部民族複雜。她因受了英法兩國的影響，也抱着與法國同樣的目的，由政治上分裂日耳曼民族，藉以削弱他們，使其不為可怕的民族。比利時的領土是在一八三四年由於七月革命的密謀，方離荷蘭而獨立。一八三九年列強宣告她的獨立事實，並承認她為「永久」中立國。比利時的永久中立，因她之參加反德，遂於一九一九年在凡爾賽會議上予以廢棄。同時她就更公開與仇德聯盟合作，成爲這聯盟中重要會員之一。

比人的勇敢

列日和蒙斯(Mons)間的區域，是位在巴黎柏林鐵路線的右面，居於這區域的人口，都以工礦爲生，受着天主教牧師和拉丁民族主義者的鼓勵，他們的游擊隊，曾對經此行進的我們部隊加以重大的損害；丁南特(Dinant)和列日的神槍手所造成的罪孽是再也不能磨滅的。

顯然的，這樣的人民，再加上親法的統治階級和其他無知的羣衆，其視德法戰爭的爆發，自是多半觀在法國人的觀點；而且因爲他們的中立是被德國所破壞，他們就加入法國的一方，有些人固然是受着熱情所衝動，還有一部人純然是無知的愚氓。

如我們前面所述，比利時並沒有獨立軍略的重要性，她僅僅是德法爭勝計劃中的一個因素；德人之視比利時爲其右翼的通路，法人又認爲她，至少她的南部是殲滅德國右翼的地方。

除此而外，比利時當大戰時在政治上亦處於重要的地位。英國政府深知在戰爭時德國必破壞比之中立，至少遠在一九一一年德國即有此種企圖，英政府頗歡迎此一事實的發生，因爲由此才可以獲得人民對德戰爭的同意，而且更可以激動全世界的情感。

對於德人假道（德國會偶然的提出允於戰後回復比利時的中立），比利時在列日和安特衛普都築有堅強要塞，足以抵抗。要塞除圍以一連串的礮臺外，並在魯汶（Louvain）駐有重兵，以作拱衛。

從德國到不魯塞爾和巴黎最好的通路，是在荷蘭東南尖端和凡恩山脈間，可是這已

被列日封鎖了。從愛克斯·拉·沙貝爾（亞琴 Aachen），油坪（Eupen），馬爾美特（Malmedy）等處發動的進攻，碰到極其強固，出於意外的具有良好防禦力的礮臺，致不能獲得完全的成功，最後一個礮臺的攻下，遲至十日以後；這樣，右翼的進展才真正的開始，比利時至此方門戶大開，以便我們通到法國。

比利時的攻取

我們部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軍）越過比利時，有下面的結果：（一）法國第三，第四，第五軍的進展，橫過比利時南部邊界；（二）列日的比利時軍隊撤至安特衛普要塞；當我們向西竄急驅時，這地方就成爲我們右翼後方敵人活動的中心。我們特遣派小部有力軍隊專門圍攻安特衛普，雖然這也是一處極強固的要塞，僅在十二天內就被我們攻下。所不幸者，英比聯軍能够向西逃竄，而於易塞爾和紐波特（Nieuport）防堤之後，重建其地位，比人並將防堤鑽通，就在這地方形成了將來永久陣線極重要的左翼。在戰事進一步的過程中，英比軍隊頑固的堅守着弗蘭特，所以我們絕未能將其攻破。

在海上，從紐波特經過易普萊(Ypres)和阿爾達爾(Armentières)至萊恩(Lens)和阿烏斯灰土山腳，這一線是經過弗蘭特平原，該處低於水平，築壕工作十分困難，幾成爲不可能之事，而且在雨天更泥濘不堪，人畜車輛深深陷入，槍械都塗滿泥污，往往失其效用。除去流彈的危險不說，弗蘭特可算是兵士的地獄。

今日的比利時僅爲法國一附庸而已；從軍事見地上來看，比國誠然是法國的一部。列日已一躍而爲侵入德國的前哨，而不復爲防禦德國的障礙，安特衛普的功用，已不在於威脅我們的右翼，而爲踏入荷蘭的要站。

惟一能使我們滿意的計劃，就是我們或者保有弗萊明的比利時(Flemish Belgium)根據民族的理由，此舉顯然正當；或者保有比利時全部，因爲比利時是被認爲法國東北部的腹地，我們保有比利時，亦爲安全所必要。後一計劃，比較爲優，因爲照前一計劃，以言語劃分疆界，卽自加萊向東，經過聖奧買爾(Si. Omer)和盧卑克(Roubaix)以至於列日，在軍事目的上，實爲一條惡劣的陣線。

我們陸軍僅能沿着南部天然邊疆，阿烏斯山脈，或者更較優良些，在這山脈下的松

末河流域，保持着弗爾特。從這一個疆域，自然的擴展到阿貢(Argonne)和上穆斯，當爲隨後的事實。

五 德人眼中的英國

英國歷史的變遷

英國的地位，適對着歐洲西岸的中間，造成她爲法國、比利時、荷蘭、德國、丹麥及挪威海岸，和環繞她自己的海峽和北海的門戶。這，就可以說明了英國歷史上的變遷。當歐洲西邊以大西洋爲界的時代，英國不過是一個無足重輕的國家，實在是一塊毫無修飾的農牧土地；她輸出羊毛，輸入工業品，而且都不是用她自己的船來運輸。

但是一旦橫渡大西洋成功，新大陸發現，歐洲的西岸一躍而爲主要的 frontline。這種突然的變遷，現在自商業上觀點言之，當然是具非常的利益；其是否足以影響海外貿易的發展和政治上的擴張，殆完全賴於英國人民的能力。在這一方面，英人已被公認爲確具能力把握機會。他們是具有雄心的民族，以最大的努力，實行他們的計劃，以底於成。

自從十六世紀末葉以來，他們即渡越重洋，建起了殖民帝國。他們從殖民地獲得了無盡藏的資源，或為原料，以供工業之用，或為食糧，以濟人民之需。

在一八四六年，他們不顧危險的結果，不計農業上的損害，採取了自由貿易政策。這一政策的實施，致使英國的食糧不得不依賴來自外國的輸入，另一方面，則給予工業上以絕大的刺激。若純靠本國的出產，英國雖欲支持一月，亦屬難事。所以當大戰之時，如果她不能輸入食糧，或者沒有巨額的囤積，她就難免遭到餓荒。

海上的霸王

雖然從這短短的觀察，也可以發現英國國防上某種重要的事實。英國是一個島，緊傍在歐洲大西洋岸的外面，使得她能夠注視着這個大洋，對於海峽和北海，尤其特別注視。因她的地位優越，所以她享受歐陸任何國家不能具有的軍事上的安全。

她的經濟獨立，是依靠她自己的遼遠帝國，這當是安全意義的來源。她擁有偉大的商船艦隊和壓倒一切國家的海軍，她與帝國各屬領間的經濟關係，得能順利的維持。

任何列強，如果意圖擁有等於英國一般龐大的艦隊，僅僅這一簡單的事實，就足為

英人的仇敵。所以在英國環境上，她的安全是繫於海上貿易不被侵擾，和一個強大的海軍；這兩樁事互相爲用，不能缺一。如果失去其一，整個英帝國的機構，必歸瓦解。

海軍和英國人民決不轉變的決心，是她的兩根主要的支柱。

對於英國軍事上的效果，海軍尤重於陸軍。英人的安全，是由於以海爲城。一旦事機急迫，海軍能够變致必需的時間以謀陸軍的徵集。這在大戰中是已經有過的事實。

從軍事觀點上來看，英岡的行動，在她的敵人未能渡海以前，多是在她的海岸線以外。換言之，英國的歐戰舞臺是築在海上或在較遠的海岸，從日德蘭(Cruthand)至基隆特(Gironde)。起始甚或後來，會在她的鄰島愛爾蘭上演的。

地理上的弱點

大不列顛由於她有許多港灣，有短促而深的河流，更由於她的內地交通上，除了蘇格蘭和威爾士外，並沒有任何的阻礙，所以極容易受到來自海上的進窺。就是在英格蘭的北部的奔林。采恩(Pennine Chain)也不能算是崎嶇，亦不過放牧山羊的一種高原而已。

大概言之，英國有三個人口稠密的主要工業區（運輸業）：（一）主要樞紐區，橫斷於英格蘭南部的右面，從倫敦到卡的夫（Cardiff）都是這一區的範圍，它的中心是在大倫敦區；（二）米特蘭區（Midland），它的境界大約以一根線連接利物浦，伯明翰，赫爾和里茲（Leeds），這一區藏有豐富的煤鐵；英國的主要重工業和紡織工業，都以米特蘭為其所在地，它居有大部份的人口，操着海外貿易的命運；（三）蘇格蘭中心的低地區，以蘊藏煤鐵，造船工業及其他工業著稱於世，包括格拉斯哥（Glasgow）和愛丁堡兩大城。蘇格蘭的全部人口幾乎都居在這一區中。

島上其餘的部份，人口都極稀少，在英國經濟上無關重要。

根據前面所述，任何威脅或者真正的侵略，必須針對着這三區中的一區，而且如有可能，最好向最重要的一區，施以打擊。這最重要一區就是米特蘭，也是軍火工業的主要中心。

英格蘭的東南部也值得特別注意，因為從大陸最容易達到這一區；同時為首都所在，在政治上，更具有重大的意義。英格蘭的東南部雖然現在被海峽與大陸隔斷，其實

它是巴黎盆地的極北點。

英國的灰土地帶，是向東北和東南分歧，大約在牛津和薩力斯不萊 (Salisbury) 之間，英國狹的丘陵地帶也是沿這一方方向綿互，對着西北，形成一個第二堡壘，在軍事上殊具效用，更可利用若干河流，加強它的地位。

除太晤士河流域而外，英格蘭的東南部另有一個低地區，就是寬闊的半島，包括拿福克 (Norfolk) 和薩福克 (Suffolk)，是一個人口相對稀少的農業區。這一區域最引起注意的是：窩士灣 (Wash) 隔斷它與英格蘭其他部分甚至東南部分的聯絡，下太晤士河和其他河流隔斷它與它的腹地芬斯 (Fens) (昔為沮洳，現已變為鬆的泥地。) 的聯絡，這對於任何來侵的陸軍，具有莫大的便利。

實際上，流入窩士灣的大奧斯河 (The Great Ouse)，以及其他幾條流入距大奧斯河源僅數英里的黑水 (Blackwater) 三角灣的河流，將這個半島形成了一個極合規律的島嶼，給予侵英陸軍以安全和廣大的屯集地，即可由此處威脅倫敦，因為倫敦距此太近了，而且在這一方面並無天然防線，更可威脅距此不遠的米特蘭。

英格蘭人和蘇格蘭人

英國的民族，普通言之，凡蘇格蘭人，地中海人，以及爲數甚少的說格立克語的人（Gaelic-Speaking）都包括在內，最早是下薩克遜和挪威移民的混合種族，迨後因諾曼（Norman）貴族的統治，乃流入法國語言的民族，所以近代的英國人是一種舊日下日耳曼民族而加入了拉丁的血統。

英格蘭人和蘇格蘭人間僅有的差別，卽在於蘇格蘭人沒有諾曼的原素，因爲諾曼人絕未深入北方，故蘇格蘭人比較更跡近日耳曼民族。自種族上言之，不列顛島嶼，是屬於諾的克·菲立安（Nordic Phalian）的一羣；但是在英格蘭，特別的有些古代含有地中海血統的居民，猶保持着遺跡，最明顯的要算他們的黑髮了。威爾士和愛爾蘭是他們住家的所在。

盎格魯蘇格蘭民族的性質，是下薩克遜農民的性質，由於農業情形的欠佳，已經呈衰敝的現象，又因爲環境的偏狹，發展匪易。所以他們對於工作富有偉大的能力，具有縝密的心思；他們對於生活是具有遠見的實際主義者；他們對於權力，是自尊自大的貪

慾者，無論在國內的一塊土地，或者在國外的海疆和殖民地，他們都努力以求。他們的秉性上有些兒迂緩，如果老法子也能同樣的做，他們寧喜歡守舊，極不願改變方法或談發展，他們治最近代的發明和最古代的遺傳於一爐，可算得是一個奇怪的混合。

但是英國人最大的特點，就是他們具有不可及的堅韌性。他們一旦擇定目標，雖一時一刻，他們亦不放鬆，他們用盡方法以求達到這一目標，百折不回，決無稍悔。

英國兒童教育的主要方針，並不像德國的將多量的知識，塞入兒童。(一)它堅強兒童的意志，使其有決斷和自信的性質，(二)它將兒童個人融合於大英民族中，這一民族是上帝叫他們來統治世界的。這種教育方法造成值得稱贊的君子風度，而將自由的人羣與國家社會打成一片，所以英國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無論如何是依靠民衆的支持。舊的日耳曼個人主義，曾在日耳曼人中(自公共觀點言之)造成了錯誤，可是已經由於諾曼嚴格的訓練，而黯然無色了，而變質了，現且形成政治上可信賴的力量。

至於在文化上，這種教育方法，當然是一種限制。這種限制雖然在本身上是美麗的，卻是可厭的。這種限制性，充溢至任何事物，無論其為生活或思想。

蘇格蘭人的個人原素較之英格蘭人爲強，其發展的程度則不如英人，雖然他的那只是更實際主義的，所以蘇格蘭人的卑鄙，成爲英格蘭無數嘲笑故事的資料。另外有一特徵，從這個氣質發出來的，那就是偽善。

英格蘭人的外表是冷靜、和自制，而隱藏着一種火熱的天性，他將這種天性極力掩飾，卻逐漸的鑽向另一內容的真實；表面上看不出什麼，骨子裏則未嘗不是十分的活動。

民族的團結性

現在從軍事心理學的觀點，我們再來對前述英人的秉性，作一番評價。

縱在民族團結上，英人也能够超過法人，而尤其特別的，英人並沒有法人的懷疑主義。縱在他們面前的一個事實，就是英國的生存，是靠着他們去踐行，與法人熱情的天賦，具有同樣的功能。

英國民族對於生死存亡的鬥爭，是用堅決的毅力以赴；在敵人毒劍竭以前，他們決不罷休。在過去歷史上，他們是成功的，自西班牙亞美達 (Spanish Armada)，至拿破

器，以至於凡爾賽，都是如此。

每一個英國的兵士，雖然是好像迂緩，但他顯示着同樣的堅定決心。在一九一七年夏，弗蘭特的百日戰役中，當時因為俄軍的崩潰，法軍的叛逆行爲，義大利的失敗，以及我們兇猛無限制潛艇政策的實施，協約軍正開始呈現衰弱，英國兵士，實爲他們的擎天柱石。

英人英雄主義的模型，毋寧是被動的而不是自動的。他對於危險的來臨，保持鎮靜，他決不躁進，他寧願仔細研究敵人的弱點，然後來一個致命的攻擊。另一方面，英人對待敵人，並不置他於死地，祇要他已無危險性，用一切的方法，讓他去生存。或者出於憐憫的動機，英人是準備着和敵人握手；但是在未到達這一個階段的時候，他敢作敢爲，從中傷至飢困，從赤拳到坦克；而且他不寬恕屬於敵人的一切事物；無論爲戰鬥員，無論爲婦女甚至於爲幼童。

英國民族是這樣的想着：所謂敵人，並不是兵士個人，而爲這個民族加上它的整個環境，這包括國家物質的外表，它的經濟生活，以及它的名譽。採這樣新的態度者，要

以英人爲首創；他們以這種態度實施於殖民地的征服，實施於大戰，而且他們對戰爭創造了一個新觀念，已爲現在所奉行。所以今後的戰爭，將不是通常所謂敵人以武器的交戰，而爲軍事的、經濟的、心理的和精神的摧毀，且根絕敵人的民族。

和軍事戰配合一起的，有食糧封鎖戰，有經濟毀滅戰，有造謠宣傳戰，這都是英國人發明的；英國人運用這些戰爭方法，屢次奏着凱旋之歌。

或憎厭卑鄙懦怯，或贊揚清明的論理和不可動搖鐵的意志，本爲人所不知，這裏已經闡釋清楚；清明的論理和如鐵的意志，可以使得一個民族具有遠大的前途。

無軍事天才

英人沒有高度的侵略精神，所以在大规模軍事行動上，他們也從未表現過特殊才具。在瑪恩一役，英軍本可在德軍右翼僻徑登陸，而在德軍第一第二兩軍間，發動一個極快的奇襲，可是他們太迂緩了。這可以證明前面對英軍評語的允當。

然而在另一方面，英國陸軍亦有其特點：（一）例如前面已經述及的英軍於一九一七年在弗爾特的堅忍性；（二）他們井然有序的橫過辛納（Sinai），向前推進，這雖然是聽

明的行動，但並不是勇敢的計劃和勇敢的表現。如同開區納(Kitchener)遠征軍在紐比亞(Nubia)攻擊美地(Mahdi)，是要依賴鐵路的建築，而在這種環境下，且須依賴水運的組織。所以英軍是迂緩而不勇敢，但他們終能達到最後的目標。

在一片原野上，自由運用流動性的部隊，以極快的方式，開始即謀戰術上的成功，這一種戰略，英國的將官們往往是失敗的。

我們不能希望每一個英軍在戰場上，能够做過度的工作，英國兵士的待遇，無異一個紳士，如果不能獲得安適和好的給養，他是不能作戰的。一九一七年九月以坦克對剛伯萊(Cambrai)的攻擊，獲致意外的成功，從這一小小的程度上，就足够證明他的秉性。

英國的兵士，無論他的地位是怎樣，他縈繞於懷的，就是保全他的帝國，而不及其他。「帝國」二字的意義，即為使英人在其本國獲得安適和安全；軍事上的榮譽對於他是不感興趣的。

英國人如果相信一椿事是對的，他努力去做，決不放棄目標，決不改變方針。(德人常不免要改變)

英國在北海上的海軍戰略，就是將他的戰艦屯駐於北方港內，這一戰略雖然不能謂其錯誤，但是不能稱為勇敢。如果戰爭的目的，德國的毀滅，可以比較容易的而不致過於危險的方式，也一樣的能够完成，又何必使這價值無比的艦隊冒此危險呢？因為英國世界的威權，和祖國的安全，就是倚艦隊為保障的。

大戰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在於摧毀德國，藉以保障英國將來的安全。尤其無限制潛艇政策實施後，英國的安全已蒙受實際的危險。將來的安全就是英國物質和精神力量的來源，英國人民即以這一種力量忍受長期戰爭的痛苦；痛苦最甚的，要算強迫兵役了；它侵犯了個人自由，這無疑的對於英人的感覺，較之計口授糧，（並非嚴格的）尤為痛切。無限制潛艇政策堅定了英人擊破我們的意志，因為英人在最初受這一政策的打擊甚深，這是我們不能忘記的事實。

對侵略的反應

英國人對於敵人的侵略，在其秉性上究作如何的反應，這當是很重要而值得我們去決心應付的。

英國當然立刻全國武裝起來，在她被追逐步退卻以前，她必在奧斯河之線或灰土山昏地帶，以勇敢的決心，聽其犧牲。

但英人能不能忍受飢荒，當然成爲問題。幾世紀以來，他們在物質上習於享受，一旦遭逢飢荒（上次大戰時，除了食糧券外，英人並未遇到真正的飢荒。）恐將難以應付了。英人中當然有人因愛國心的衝動，寧願忍耐這樣的痛苦，但有一部份人難免不加以破壞。

我們相信，我們最好考慮以這樣的方法以困英國，則此自傲而似乎常勝的國家，必有崩潰之一日。英國被外國最後一次的征服，是遠在一〇六六年，此番當不免重演舊日故事，或者無論如何，她的帝國必歸瓦解。

以上所說的，如果世界上每一英國男婦看了，當然要認爲是一種怪論或者是一種輕蔑之詞。

愛爾蘭的地位

如果在英格蘭東部有所行動，愛爾蘭要算是唯一的後路了。僅僅就在這一種情形

下，愛爾蘭纔具有決定性的重要。在人口密集的米特蘭工業區，以龐大的陸軍應付兩個前線，英國統帥部將感到極端的困難。而尤有甚者，英國軍需工業的中心就在這一區，它將不能夠支持這百萬大軍的集中並供給其軍火。

愛爾蘭的內部，最須注意的地方，是阿爾斯特蘭（Ulster），當侵入北米特蘭時，同時必須佔領這一塊地方或加以封鎖。如果克服成功，即可以此爲出發點，用作攻擊蘇格蘭人口密集區的格拉斯哥，因爲兩地近在咫尺，而自軍事工業觀點上言之，格拉斯哥尤關重要。即使以小部兵力從事這一處的攻擊，將使大部份的英國陸軍向北急驅，在南方未獲得決戰前，這部份的兵力當被牽制。

英格蘭和愛爾蘭的海岸線，伸展約達六、八七五英里之長，但是因爲英國大艦隊的保護力量，所以僅有兩處，可作考慮登陸的地方：一是寬廣的東安克立亞半島（The East Anglian Peninsula），兩側是以窩士灣和太晤士喇叭灣爲其屏障，因而登陸後極易於防守；一是休薩克斯（Dungeness），位於太晤士喇叭灣和海峽之間，敵人佔領這一塊地方將爲對倫敦更直接的威脅。

以上兩個侵略計劃，自然要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德國必須佔有荷比兩國海岸，以作此項行動的根據。

如果尚有懷疑之處，則佔領東安克立亞 (East Anglia) 當爲上策，因爲這一行動，對於倫敦和米特蘭工業區都可加以威脅。這兩塊地方在英國抗戰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而且對於自愛爾蘭方面的侵入，亦發生最大的效用。

我們本應該這樣做而未做，我們費了許多困難，從事於無關重要的目標，當我們憶念及此，我們必須得一個結論，就是在上次大戰時，我們未佔領荷蘭，和未炸兩海峽對岸遣軍作登陸之企圖，實爲最嚴重的錯誤。

一直到一九一六年初，如我們現在所知，英國人都以爲我們將能够遣派十六萬人登陸，因爲英國大艦隊在二十四時內不能有動作。他們正想及來自德國的軍隊，所以我們即可籌劃，在大艦隊能够行動前，我們能以二十五萬人從荷比海岸作橫渡之舉。自大奧斯河之終至拿福克及薩福克之西，約長八十英里；以二十五萬人來保持這一線或嫌不足，但以之與英國國內防軍相敵，則綽有餘裕。

橫渡海峽的容易性

如果將法國沿海海峽的鄧扣克、加萊和布隆三個港口收歸已有，則攻擊英國者遣軍橫渡海峽以達肯特（Kent）海岸，將為比較極簡單之事。從這三個港口即可利用大砲掃清海峽上的英國船隻。法國格立絲·萊絲角（Cape Gris-Nez）到山格特（Rangate）這一段約十英里長的海岸和多維爾（Dover）間，實為兩岸最狹之處，不過二十一英里而已。

在上次大戰中，德軍曾失去兩個極好的登陸時期。第一個是在一九一四年或一九一五年初，其時英國國內陸軍為數甚少，且未訓練成熟；第二個是在一九一七年春，其時正開始實施無限潛艇政策。彼時，英國統帥部相信，如潛艇政策失敗，德國必將企圖侵略英格蘭，——如有必需，寧願犧牲她的艦隊——否則，她惟有求和的一途。

「犧牲她的艦隊，」這一句好聽的話，不就是努力不竭而以鐵的意志去達到目的嗎？這都是我們缺乏的。

我們遠洋艦隊的慎重行為，至少對於我們算得是一樁好事，它迫使英國在國內保留一枝強大的陸軍。這一枝陸軍在一九一七年總數達到四十萬人，其中半數不適於主動的

工作，當爲無可疑義的事實。但是如果侵略者向英國國土踏入，英國將怎樣的做呢？

英國第一步當爲遣返碇泊於安全處所的大艦隊，然後即爲留法陸軍的召回（在一九一四年爲全部，在一九一七年爲大部），於是法人全憑自己的力量，將不能支持西線；而且因爲殖民地部隊的召集，更可減輕了在我們殖民地的土耳其（Turks）和馬其頓上的壓力。

這樣的做，我們很有獲得成功的機會，並且可以攻入協約國的心臟，而使法國墮入我們的掌握中，可是我們並未施行這樣的突擊，我們將自己陷入斷續的和平工作中，而不能使得大戰告一結束。

六 德人眼中的義大利

義大利在地中海的地位

如果說：即以領土一項就可決定國家的命運，那末義大利要算地中海盆地的領袖國家了。她佔有這塊地方，即在古代也有數世紀之久。

在地中海上，義大利地位殆與居於北方的德國相似：她擁有耐苦的人民，她的統治者是堅強的領袖，以她的處於中心的地位，她很可以統治着自赫爾邱柱 (Pillars of Hercules) 到幼付臘底斯 (Tuphrates) 的任何方面。

但如果她的人民衰弱，而且是一盤散沙，義大利將為外人的逐鹿場所，因為她的海岸線甚長，外人可於任何一點登陸，數日內，即可踏入這個半島。她的海岸線甚長且富有港灣，她的敵人不獨可以隨意登陸，更可自兩個方向侵入，將這個國家切斷，這尤其是義大利最大的弱點。因為她不敢分散兵力以應付各方面的進攻，或者沒有一個地方足以充作決戰之點，所以她不能阻止這樣的進攻。

軍事要點

義大利的軍事要點，是在她北部，這具有五個理由：

(一) 波河 (Elder Po) 和其平行的下游支流，對南北兩方，形成了強固地位；不過這些河多半流向平原，因為有些河身太高，致不免發生潰堤的情事。(二) 北義大利是義大利工業、食糧生產和民族力量的中心，所以義大利如果失去她的北部，將不免兵無鬪志，抗

戰方完全消失。(三)從阿爾卑斯山脈進攻，處於山麓的義大利，欲加抵抗，將感到萬分困難，而且義軍要迎着山谷前進，也是極不適當。這就是說明了義大利何以必須保持着位於遠北之的羅爾(Tyrol)的分水嶺。(四)倫巴底(Lombardy)平原，突出於東北方，威尼西亞(Venetic)頗感危險；這就是說，義軍在伊松左(Isonzo)或在克倫地安(Carenthian)之線，將被來自南的羅爾在帕羅亞(Padua)方面的敵人所切斷，全軍且將不免被俘。

這就是康拉德(Conrad)藏諸懷抱的計劃，可惜上次大戰時，因為缺乏足夠的軍隊，致未能付之實施。(五)阿爾卑斯山脈西邊的弱點。義大利在這一方面雖然有險峻的峭壁，可是重要的山隘都操在法人的手中，義大利要從這一線向法國發動攻勢，殊少成功之望，而且即在築有強固要塞的尼斯山口(Nice Gap)，雖然有一個天然的通路，欲於此地獲得成功，代價也是極大。

總而言之，伊松左之線，易斯特爾(Eisenthal)和多拜爾多(Dobardo)間的山口(在卡那脫(Carneth)山嶺地帶)，西阿爾卑斯山脈的谷地，和尼斯通路，自軍事觀點上言之，

都是義大利北部的弱點。如果同時進攻這幾個弱點，義大利雖然有鐵路的便利，但因為義大利自南到北的平原，地形過於狹直，一二天的急行軍即可橫斷，所以這些鐵路有隨處遭到破壞的可能。而且當形勢緊急之時，義大利民族性在鎮靜一點上，殊不可恃，此殆為尤關重要之事實。

如果對於任何民族，施以心理攻擊，能可收效，那最好用之於對義大利人了。

虛有其表的民性

義大利倘使沒有了輸入，她在經濟上將不能從事近代戰爭；而且她的綿長的海岸線，時時都要使她受着最強大海權國的支配。這兩個因素就大大的減低了義大利在軍事上的價值。第三個因素，就是義大利不可恃的民族性。

義大利南方人秉賦着地中海民族的活潑氣質；身材短小，混有黑色的血液，是一個感情的奴隸，時而安祥鎮靜，時而暴躁興奮，瞬息之間喜怒無常，如暴風雨的來臨，變幻莫測。

緊張並不能叫南方人堅決的追求他的目的，因為他的目標並不固定，他的興奮宛如

曇花一現，瞬息即逝，他又回復了原來遲鈍的態度。

安祥和激動常常在他的心中交戰，他實在是一個不負責任徒具外表的典型民族，隨時在意向和成功之間，留了一條巨大的缺口，總是無法聯絡起來。

他的頭腦中，充滿了計劃，可是他既沒有意志，也沒有恆心去實行；空想與事業對於他是一樣的好。他常常是自誇自讚，他的計劃，看起來自然很好，但是往往變為虛有其表。他專講外表，不求實際，祇要表面上漂亮，內裏無論怎樣腐敗，都不放在心上。一個民族具有這樣的品性，根本失去了軍事價值。義大利人不合於當兵，當他穿起制服時，就高視闊步，擺動他的佩刀鏗鏘作聲，唯恐人家不注意他，他是在做戲，他是扮一個兵士的角色。

達到了真正的行軍或者交戰的時候，一般義大利人儘管口裏喊得勇敢，內裏卻存着畏怯的心理，不努力而且怕死，怕受傷。至於他的長官又不能握住緊要的方法，卻把寶貴的光陰，浪費在不必要的事情上面。

義大利人在戰略上所表現的，是一個具有猶豫膽怯，無決心和狐疑特性的地中海民

族，所以他常常在幻想他自己陷入敵人的包圍中，他的不負責任的，尚未開明的知識，致使供應和補充的組織，都受了影響而失去效率，這實在是一個奇跡。

義大利的北方人

當義大利人發覺他們自己已真實的陷於危險中，就鎮定不下來，如一九一七年十月底伊松左之役，幾無法使兵士保持住陣線，恐懼籠罩着全軍，各人祇曉得逃命。

義大利的北方人，多半是混血種，而且因為氣候關係，所以和南方人迥乎不同。第一北方人身體高大強健，而且為人光明簡直，雖然比較德國人富於情感，卻不似南方人那樣毫無節制，喜怒無常。他們的思想自然不盡如純粹條頓民族，但顯然與南方人有別。

除了地中海的特殊外，北方人具有少許拿的克族(Norric)的創造力，東方人的勤勉和謹慎，丁拿立克族(Dinaric)的粗野氣概，這些，品質雖然不怎樣的濃厚，但於事業上已能有所建樹。至於南方人很少想到使事業的成功，在這一方面，北方人比較的高明多多，因為他們要完成其目的。

從軍事眼光看，北方人並不計較個人安全，可稱得起強勁的兵士，且為一個最富決

斷力和謹慎的軍官。

阿爾卑斯農民充當的兵士，其精神是可以驕傲的，義大利北方諸大城的青年，充滿了愛國狂熱，所以使這種從戎精神更加發揚。這些氣質在與義大利南方人比較時，是十分的光彩燦爛，如果與德法人放在一起，立刻就黯然無色了。

北方人也有一個缺點，就是缺乏為公精神與責任感，凡事往往把個人做前提，先計算個人利害，然後纔及於公事。

長期嚴格訓練，從北方人中也許可以產生出類拔萃的兵士，但是由於和南方人的接觸，往往影響了他們原有的精神，所以整個義大利的實力是在於北方。至於從國防見地上言之，義大利整個民族的秉性如何，請於下面作一簡短的敘述：

慣於投機取巧的義人

義大利民族的秉性，其主要特徵，是感情用事。它不能忍耐長久的緊張，它受不了打擊。義大利人渴求勝利的果實和勝利的光榮，但最好能以極小的危險即可獲得。他任使他人為他從火中取出栗子，他則很聰明的攫為已有。因此，他往往加入強的一方；無

諷爲協約，無論爲搭擋，他都是不可信賴的。

挖戰壕的工作，是一樁辛苦而不引人注意的工作，可是爲戰事中最要者，義大利人則不喜爲之，因爲他要立於戰事中顯著的地位，他要聽到人們對他功勳的喝采。

不負責，過度的小心，和膽怯如鼠，義大利人這些秉性，在大戰中已爲我們最高統帥部正確的估計過。當義大利於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宣戰時，她並未牽制當時對俄國的攻擊，這一攻勢是於五月一日在高尼斯(Golitsin)發動，她直等到八月纔有所活動。所以義大利在伊松左開始第一次的攻勢戰，是她宣戰四星期後之事。

一八八二年義大利參加三角同盟，俾斯麥(Bismarck)和毛奇(Moltke)雖然都會預計過，它將牽制相當數目的法軍，保留在西阿爾卑斯，但德國政府無論何時絕未希望在對法戰爭上義大利有如何重大的幫助。而在一八八八年，義大利更允許派遣五軍團步兵兩師步兵(總數約二十萬人)增援我們在亞爾薩斯的左翼。

史利芬(Schlieffen)相信，對於義大利的援助，不能估計過高，因爲反對用義兵於國外，彼時具此意見的義人，且較德國爲多。史氏更想到由於動員的緩慢，義大利和的

羅爾鐵路運輸的遲滯，義軍的到達，必致太晚，對於西線的決戰，毫無所補。史氏甚至認為義國加入同盟，即連牽制法國屯兵在西阿爾卑斯的目的，亦不能達到。這個小毛奇對於義大利的觀點，顯與他的前輩不同，因為他已預料到義大利常常不履行其諾言。

一九一三年義大利承認派遣三軍團步兵兩師破兵，這一點點的實力，本來比預料者為少，而她履行諾言時，一開始即於事無補；因為這一枝軍隊，直等到動員十九日後；纔到達阿爾卑斯山的另一邊，所以這個小部隊的主力，至少在動員後五個星期以前，它是不準備作戰的。這一個時間，差不多恰好是第一次決戰的日子。

這樣，義大利所給予德國的任何實際援助，未免太遲了。在另一方面，這反給予義大利以充分時間，使她能够沉機觀變。

不能算數的援助

從義大利的行動上，我們得到一個軍事上的教訓，即是北方列強應該竭力分擔義軍在阿爾卑斯山脈北面的任務，而且最好就叫義軍在它的國內去抵抗法國。如果要利用義軍在北面作輔助（這或者由於在這一方面利用義軍較西阿爾卑斯線為妥。）也不能將這

種助力算在第一次決戰內，至多留它作後備而已。

義大利在地中海的派軍較法國艦隊為強，是否應該利用她的優勢海軍，在法國南方海岸登陸，這倒是值得考慮的問題。

義軍在布羅溫斯(Provence)或郎基多克(Languedoc)的發現，縱然進展甚微，亦將使法國蒙受嚴重壓迫；其於德國前線的影響，較之義軍沿上萊茵的行動，尤為重大。

另一樁值得考慮的事，就是義軍穿過羅尼河(Rhone)和阿爾河(Aare)流域向朱拉和貝爾格達(Belfegarde)山隘前進。

雖然義大利在未參戰前實際上已和我們敵對，但她仍然保持中立，直待戰事爆發十個月後方加入協約國，這幾乎可以預料得到的。

義大利整個的心理，就是慎重的等待一個容易成功機會的來臨，而能無損毫末的將這個機會抓住。義大利另外還有一個天然願望，那就是招致居於國外義人的內向，對法國，甚至對中立的瑞士，義大利都存着這種願望，當然不僅對奧國一國為然。

在法國的義人，都居於薩伏亞(Savoie)，尼斯，科西嘉(Corsica)，突尼斯(Tunis)，

及東阿爾及里亞(Easter Algeria)一帶，在瑞士的義人，差不多充滿了整個迭西諾(Trieno)州，至於在奧國的義人，則佈於南的羅爾，西伊斯脫里亞(Tetia)及特爾瑪廈(Dalmatia)的一部，為數不及在法國的多。所以義大利要滿足伊里頓特黨(Irredentist)主張，凡人口多為義大利種之鄰邦，均應歸併於義大利)的野心，法國將遭犧牲。但是義大利政府則認為中歐列強必須打倒；而且英國的參戰又是一個決定的因素，因為義大利所需的食糧和原料，是要受英國海軍所左右的。

事實上，飄揚於直佈羅陀(Gibraltar)和蘇彝士運河(Suez Canal)上的國旗，往往可以決定義大利的國策，較之北方最強的軍事力量，尤為重要。

義人所獲賣友的代價

雖然義大利在戰事上並未勝利，她從協約國方面仍然獲得賣友的豐滿代價，特別是南的羅爾的全部，這是一塊充滿日耳曼文明的土地，伊斯脫里亞，包括了阿爾卑斯地角直至北方，和特爾瑪廈的一部。

但是，同時義大利又感到以前所無的一種危慮；第一是對於法國太露敵意；法國已

不受德國的抑壓，更加強大了，義法勢力之間因而失其平衡。第二是東北方樹立了一個新的敵人，那就是和法國協約的南斯拉夫，她在亞得里亞海（Adriatic）和義大利爭霸，而且對於伊里脫里亞，和伊松左領土，虎視眈眈。第三是奧國收回南的羅爾日耳曼的部分，以至於山繆羅山隘（Salurno Pass）的心，始終未死。

七 德人眼中的俄國

俄國與英國的對比

在許多方面，俄國適與英國相反；她雖然不是一個島國而與歐洲大陸相隔，可是這一個國家和她的人民、她的文化都不是屬於歐洲。儘管她有兩世紀的努力，她仍然是亞洲的一部，廣漠無垠，大陸性格，蒙古血統，以及不慣活動，這都是俄國人所乘的亞洲氣質。

俄國躍為歐洲列強，僅僅稍後於英國，不過她是一個大陸強國而已。英俄兩國對於別國都壓迫甚烈；英國是仗着她的艦隊，她的海上控制，她的商業和她的封鎖威脅；俄

國則仗着她的如潮湧而至的碩大無朋的陸軍，而且俄國的陸軍在它的國內決不會陷於絕境而遭殲滅。

英俄兩國都是世界上的強國，英國的特點，是她的海外屬地，這些屬地則以密如蛛網的海上通路將其保持；俄國的優點是她的亞洲廣闊領土，這些領土與母國間差不多已聯為一體。

俄國的工業，完全不能供應一個大軍的配備，或不能維持一個長久的戰爭。

當大戰中，俄國軍火工業於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時，僅製成一百萬枝新的來福鎗；這個數目就是連同從外國輸入的七十五萬枝鎗也不能應付當時的需要，因為當時所需要的來福鎗達三四百萬枝之多。所以一直到了一九一六年，俄國本國製的鎗和外國輸入的鎗都不够用；而野砲的缺乏直等到一九一七年底仍未彌補，其時俄軍已開始從前線撤退。至於重砲的情形，更為惡劣，當一九一五年退卻時，由於砲彈的缺乏，重砲往往被迫棄而不用。

日本對俄國的關係

如果德國能使日本不加入協約國，或者如有可能，使她保持善意的中立，（我們並未存有日本加入同盟國的理想。）則俄人將不能盡量利用西伯利亞鐵路，以應他們陸軍的需要，或者全然不能利用。在這種情形下俄國將不能從事作戰，因為由於戰爭關係，俄國工業於一九一五年春季後幾乎已到了力盡筋疲的地步。這對於我們和俄國將來為敵為友，也許是一個教訓。

俄國雖然是一個擁有巨量人口的國家，可是如果不和高度工業化的強國合作，她是無能為力的。在她的鄰邦中，能適合這種條件與之合作的僅得一個德國。其他工業國家（英國、法國、美國、也許日本）必須經過最困難最迂迴的海峽，方可和她的西邊國境維持着交通，這就決定了軍事的結果。

無論為新俄為舊俄，都是一個民族複雜的國家，所以我們要說到一個俄國人的性質，當然不能包括所有的俄人。

俄國人好像是聽天由命；他們的動作，往往前後矛盾，在我們看起來，實在是十分驚異。漠不關心也許突然變為如火如荼；麻木無望也許一變而為幻想無際；卑下的模糊

感覺，則又與他們一陣陣的狂妄自大相對照。他們屈服於暴力的打擊，但他們被摧制的不平，往往發出一種不可遏止的狂怒，因而做出他們要時常後悔的事情。

俄國的民衆自己是不能夠逐漸進步的，但是由於他們數目的龐大，和他們盲從的心理，在一個具有決斷力的領袖統治下，可以驅使他們作爲成就艱巨專業的工具。

必須鞭策的民族

俄國人必須在鐵腕下，方纔可用，否則，他們隨處都要表現不穩定的性質，所以在外國人眼光中，俄國不是一個大帝國，乃是一羣村落的拉雜集合體，這些村落本是互相隔絕的。

大俄羅斯民族從來不知道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他們是昏昏噩噩，莫知所云；他們虔誠的皈依聖母像，然後立即跑去，狂飲無度。總而言之，俄國整個的民族都服服帖帖受其領袖支配。就在一九一七年他們的領袖突然變換，他們也照例的盲從。俄國政府往往是憑藉俄國民族這兩個天性而建立：一個是完全而毫無問題接受法令的天性；一個是缺少批評知識的天性，任何人能運用其暴力，他總是受人喝采。

俄國兵士啞然服從的精神，就是源於這第一個天性；他們任人驅使如馴伏的羊羣，被優良配備和優良軍略的敵人所殲滅而毫無怨色。第二個天性所顯示的例子，要算是蘇維埃迅速的擢得政權；因為一般效忠沙皇的農民，雖也多半樂於政變，但至少他們不明瞭這是什麼一回事。

俄國統治階級和民眾間，並沒有很深的關係。在沙皇時代，統治階級大部份是含有國際性的條頓民族和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混合體；今日俄國統治階級，則完全是國際的，其中以東方猶太族，韃靼族，和高加索族佔着優勢。所以俄國的組成，全賴一個力字。一個具有遠見的政府，如果它要抵抗外侮，就可以力來驅使民眾依照它的政策行動。

俄國士兵對於軍事訓練糊塗塗塗的接受，殆有數百年的歷史，他在戰場上，衝鋒陷陣頗有視死如歸的勇氣。他知道和他作戰的敵人，無論在指揮方面訓練方面抑配備方面均優於他自己，他具有堅忍的決心，可惜他沒有像他的領袖們所具的充分戰術上的智慧；否則，以一九一四年俄軍的數目如此龐大，我們決不能以少數已過軍役年齡的部隊將他們擊退。

俄軍在退卻中固然並未遭到攻擊，但俄軍統帥頗能表示其能以阻止我們的包圍。以上種種的事實和俄軍缺乏軍火的情形，以及它幾乎和協約國隔斷的處境，我們當然要牢記於心，但是我們尤不應該抹煞的，就是我們的勝利，也是以劣勢兵力取得的。

福根漢（Falkenhayn）和拿破崙

一九一五年德軍侵入俄國和一九一二年拿破崙的進軍俄境，其最大的差別，就是一九一二年尚沒有鐵路，故法軍的行進，是沿着一條狹長的前線，後方交通十分危險，換言之，他們因為俄國土地廣闊，隨時有被截斷的可能。一百年後的德軍，情形迥異；他們有鐵路以資利用，所以他們毋庸顧慮交通的安全，尤其當他們行軍於廣闊前線上，他們受惠更多。自從運用鐵路後，廣大領土，已大減其對敵人進攻的危險性。

以近代工具的技術，將鐵路，橋樑，公路加以毀壞，不過造成時間之延遲，因為這種措施所受影響者亦僅追兵，而非整個的交通。

一九一五年德軍在俄國發動的攻勢戰，已使俄國陸軍陷入我們掌握之中，我們放棄了殲滅它的機會，因為這不屬於我們（就是指福根漢）計劃的範圍，所以不再前進了。

瑪恩之役失敗後，我們惟一應做的事，舍去進犯英國不談，當是完全消滅俄軍，然後集中我們全力於西線。在一九一六年春，其時我們的東線尚沒有來自羅馬尼亞的威脅，其時英軍在戰場上為數有限，而且沒有美國援助協約國的問題，我們也許可以這樣的做。

自從一九一七年底一直到一九一八年，革命的俄軍在將來決戰過程上，對於我們和對於協約國的關係，都佔有極重要的地位，雖然它純粹是被動的。

俄軍雖不復和我們作戰，但它是繼續的存在，因此，我們仍要在俄境留一百萬大軍戍守，結果，在應付一九一八年的西線決戰上，我們的實力太薄弱了。

所以俄國陸軍在東方所負的任務，和英國海軍在西方的情形相同，它們就在東西兩方，重重的壓迫我們。

而且我們應該毋須掩飾的一樁事實，那就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和一九一八年三月間，由我們主動的不萊斯脫·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和平談判，其奇酷的情形，殊嫌過當。我們本可控制俄國民族心理，可是我們政府和統帥部都未抓住這個環境。戰爭上的勝敗，不獨要恃軍事武器，心理武器也是重要的因素。

一九一七年秋，共產黨在列寧領導下權力大增，俄國的崩潰，乃成爲不可避免的事實。我們統帥部將列寧緊藏於密封的車箱中，自瑞士經過德國送到俄國，這無異簽了德國的死刑執行命令，但是知道的人爲數甚少。

德軍和奧匈聯軍佔據俄國南部大部份領土，其深入的程度，除橫斷高加索外，自倍普斯湖(Lake Peipus)經過波羅多斯克(Prjorsk)，摩哈來夫(Mohilev)及巴爾哥羅特(Bielgorod)一直到洛斯托·甫溫頓(Rostov-on-the-Don)，但仍聽任俄軍自存，不予干涉。不萊斯脫·里托夫斯克的和約，俄國終於被迫簽字；根據這和約，她永遠的失去波蘭、立陶宛、庫爾蘭(Courland)和芬蘭，暫時的失去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從此俄國的勢力被逐出於波羅的海之外；並且她的穀倉——烏克蘭——也被搶去，這些事實使德奧未獲勝利前，並沒有實際的價值，因爲東方的命運，唯有西方纔能決定的。

八 德人眼中的日本

日本的勃起

日本是位於亞洲東岸的島國，其地理形勢很像英國。政治上經濟上日本時代的來臨，還是爲時不久的事實，當西方海軍和商業勢力東漸之時，東亞的重心乃自大陸移向海岸及其近海，而太平洋也立刻成爲東亞的重心，到了此時日本纔如夢初醒急起直追。

日本進步之速，且甚於十七世紀時的英國；她了解改變的本質，使自己適於新的環境，她更努力求廁身於強國之林。

日本本島領土僅爲三個大島，——本州、四國、九州，或者再加入一個荒涼的蝦夷島——土地狹直，而且多山；此外日本人又爲生殖極繁的民族，國內經濟生活偏於一隅，所以如果日本要想成一強國，她必須擴張領土於其鄰近的大陸，然後她纔可以統制整個東亞和太平洋。

日本第一步戰勝了中國，不久，她又擊敗了俄國；她得了整個的朝鮮和庫頁島的南部，她在南滿建立了基礎，日本擴張領土於大陸的企圖顯然是成功了。

戰後日本的收獲

歐洲大戰給好給子日本統治東亞及征服中國的優良機會，她的野心纔被認爲不可小

觀。她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對德宣戰，先於八月十五日她發出了哀的美敦，所列的條件極其無恥卑鄙。她的久蓄憤懣和自重，藉此方得一洩。嗣後她就佔領了我們在中國租借地的膠州，其首府青島因為缺乏軍火和經過兩個月的圍攻，終於一九一四年九月七日淪陷，這塊土地除了是一個軍港外並無他用。

此時，日本人又開始在太平洋活動，她和英國驅逐艦合作，從事追捕德船，並且佔據我們在南海中幾個無防禦的小島；從這些小島他們就可和來自澳洲的英人競爭。

一九一七年底，美國參加大戰，爲了獲得後方的安全，她承認日本人在中國的特權；於是日本的權力達到頂點，她開始公然提出了遠東門羅主義。及至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英美船隻都忙於歐洲的任務，日本更乘機建立其太平洋的商業優勢，因而使她力能建造一個大的商船艦隊。

大戰期中日本永久的收穫是：（一）撤去德國的障礙（事實上極其微小），並將俄國在滿洲的勢力益向北驅；（二）躍爲擁有九千萬人口的一個強國，其勢力籠罩了遠東，凡事必須獲得她的同意；（三）使英美在政治上與中國關係日減。英美曾以全力阻止關閉中

國門戶，日本則極力排斥之。

因爲在將來的戰爭舞台上，日本與我們毫無關涉，所以我們毋須言及其領土，我們祇用數語以闡明日人的性質卽足。

日本民族主要特點，是摹仿和野心，是愛國主義和武士氣概，是勤勞和拘執。這就說明了日本能以可驚的速度，自一八六〇年的黑暗中古時代，躋登了近代文明之域，她已深深的知道，日本如果要保持民族的生存，政府的獨立，她甚願求助於歐洲的工具。

適與日本民族相反的，要算龐大的中國民族了，他們是沒有這樣的堅毅的決心。日人竭其全力以謀國家的利益，所以不到半世紀日本就成爲一個強國，能够進問世界的事務，這當然是他努力的報酬。

九 德人眼中的瑞士

瑞士的地理

瑞士和荷蘭都是德國西方邊境的一部；一個是在南面，一個是在北面。瑞士人民中

有三分之二是含有德國血液，說着德國語言。她是法國用以鉗制德國勢力的許多小國之一，她能維持政治上的獨立，完全依賴着列強的好意和她的敵視德人的態度。

德國最大河流的出口是在荷蘭，而其發源地則在瑞士，——很顯明的，設立那些國家，是在領土上限制我們的人民，在軍事形勢上使法國強過德國的詭計。

像中世紀一樣，如果德國以阿烏斯山脈的高峯爲界，並以朱拉山脈爲北法的東部，則戰爭開始之初，必爆發於巴黎盆地，換言之，就在法國的心臟部分。爲阻止戰事在這樣情形下發生起見，法國乃不得不創設幾個小而獨立的國家。如荷蘭、比利時和瑞士等國，藉作緩衝的地帶。

這些國家的生存，蒙其惠者僅爲法國；因爲這些國家的建立，幾乎完全是德國人民的犧牲。

德國利於侵瑞

所以，如果我們能在北方通過比荷，在南方通過瑞士，則對法的戰爭，當可在有利德國的情形下進行。這樣的一種行動將使在比利時、繆斯河和貝爾福之間的法國不可擊破。

的要塞受到包抄，大有可能，而且更可使法國的兩大武器（陸軍和東部要塞）之一，失其效用。

從軍事地理的觀點看來，瑞士的重要性是在朱拉山脈和貝爾格達（或是日內瓦）山口方面。朱拉山脈大部份是向南北延展層層山谷，僅有狹直的山隘；以作通路。橫過高原當然比較容易，越過山脈，則困難滋多。佔領了朱拉山脈，甚至祇要佔取至保倫特萊（Porrentruy）為止的北部，亦將使貝爾福不守；因為貝爾福的地位，是建築在佛日山麓和中立的瑞士邊界上面。

打開貝爾福的門戶

因此，我們即可打開貝爾福的門戶，這是上次大戰所能達到的目的，法國的東線乃留下一個重要的缺口。

這也可使法國軍隊向西阿爾卑斯並且可能的向庇利尼斯（Pyreness）移動，而大大的削弱法國在德國邊線上的實力，不過德法間的決戰所在地，當然還是在法國的東北部。

佔領了朱拉和其現代的法國交通防塞後，是使督河（River Doubs）和梭恩河（River

Maone) 流域的平原入於我們的掌握，且可經過倫格爾 (Langres) 而至巴黎盆地，並可南驅至法國東南部的里昂一帶。

另一方面日內瓦或貝爾格達山口的重要性，也不下於在它的東北的朱拉山脈，德國將由這山口，從康斯登斯湖 (Lake Constance) 的岸邊，進入法國的東南部。

從日內瓦的山口，可以採取如下的攻勢：(一) 在梭恩河下游進攻朱拉山脈南部；(二) 沿羅尼河進攻里昂；這是一個重要商業城市，控制着法國東南部和法國其他各地間最短的交通線，距離軍火工業中心聖·亞田 (St. Etienne) 亦僅三十英里；(三) 向東南直驅西阿爾卑斯山脈，和主要山道的後方，佔領了這一塊區域，義大利的軍隊必大受刺激，它在越過阿爾卑斯山，向羅尼河流域前進後，必將奪取貝爾格達山口。

在上次大戰中，德國曾對瑞士的中立，一如她對荷蘭的態度。用武力去侵犯瑞士，或將較侵犯荷蘭尤感困難，因為無論說德語或者說法語的瑞士人民都較荷蘭人倔強；而且進攻這個國家必感到障礙重重，她對於法國或義大利，不是一個入口而是一個出口。

不管一切事實，一個能幹的德軍司令當不難從斯瓦比亞 (Swabia) 經過康斯登斯湖

和萊茵河，或從阿爾薩斯進達朱拉高原；雖然，在橫越朱拉山脈和中部高原的法瑞陣線時，這些地方地勢險惡，德軍的進展或要遭受遏止。對於這一點，我們當然是想到的。除非確能摧毀貝爾福，德國實不願將已經過長的前線再事延長，因為這對於她毫無利益可言。所以她未侵犯瑞士，這也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尤有甚者，單佔了聖·皋塔山隘(St. Gotthard Pass)，我們就得着對義大利的重要通路，可以進襲米蘭(Milan)這是義大利的工業中心，且可包抄在威尼亞西亞的陸軍。

我們進犯瑞士，可能的利益雖大，但言其結果，頗為渺茫，所以我們不能深責我們的統帥部任令瑞士中立。

不能作戰的國家

事實上，當一九一六年時，協約國已預料到德國破壞瑞士的中立，將不可免，雖然德國的計劃是，迂回法國在貝爾福後面的右翼，並且從西面包抄義大利的軍隊。

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的冬季，法國已深切的感到這種危險，她就和瑞士軍事當局討論兩國聯防策略。而瑞士同時又與德國統帥部商量瑞德合作，以應付法軍的攻擊。

但是這些談話並未如何進展，因為德國當局殊不相信法國將侵犯瑞士。

瑞士的中立，實際上僅對法國有利，於我們毫無裨益；瑞士聯邦政治上的獨立，其最初的動機，即在於削弱德國。

瑞士根本不能作戰，她的收入和事業是靠遊客為第一的來源，如果沒有了遊客，她將不免於破產了。

瑞士的食糧以及她的工業上所需的煤和一切原料，無一不是從國外輸入，所以經濟上她至少必須依賴她的鄰邦之一。

瑞士又和比利時及美國相同，她沒有民族，她的人口是從各個民族組成。三分之二是德國人，其餘是法國人，義大利人和萊西安人（Belgians）。在種族上，他們包括着東方、丁拿的克、拿的克和地中海民族的原素。至於德國人的原素是屬於阿利門立克族（Alemannic），和其鄰近的阿爾薩斯族（Alsations）及黑森林族（Black Foresters）彷彿相似。

日耳曼血統的瑞士人以為，和三個說外國語言的民族聯為一體，他們就成立一個獨

立民族；在他們自己和我們間，他們掘了一道人工的壕溝，其深度和闊度殆尤甚於康斯登斯湖。他們秉着一種信念，以之與東方民族公正相處，這就是瑞士聯邦的基礎；其實內容不盡如此，因為拉丁民族並非具有同樣深切的信念。

尤有甚者，瑞士的統治階級和大族，他們掌握各洲的政事已歷有數世紀之久，他們唯恐被一個大民族所吸收，以致失掉他們久遠的特權。

抨擊同族的日耳曼瑞士人

所以從軍事眼光看，日耳曼瑞士人的性格，實在是決定因素。他們的性格很像老的德國人，具有常識的根底，富有獨立的精神，含蓄着不出範圍的輕輕諷刺。他們最著的特質，當是一個熟計利害的實際主義者，有無限制的自信心，不過於挑剔，但喜於批評。他們批評的傾向，是對着他們的日耳曼同族橫過萊茵河，加以抨擊；這使我們想起了塘鵝自啄其胸的故事。

瑞士人反德的心理如此強烈，所以即在平時，德國遊客在瑞士所受的待遇，多半較英法美的遊客為劣。對於這種幼稚的憎惡，我們必須加以深刻的注意。因為這往往要影

響到軍事的結果。瑞士人厭惡德人的心理，無異一枝堅強的軍團，且較阿爾薩斯人反德心理所引起的危險爲尤甚。這一種心理是原於中古時代的一種信仰，其實早已不合時宜；那就是他們深恐天賦人類的自由平等發生動搖。

單是這一個心理，就將我們和日耳曼瑞士人加以隔開，除非等到他們明瞭在政治上並非優於他的在萊茵河右岸的弟兄，他們和我們是不容易合作的。

十 閃電戰

直犯英國

當人們從軍事地理觀點上，研究上次大戰德國的作戰計劃時，——這個計劃遠自一八九八年時即經確定，而且並未如本文所敘的情形加以改變。——他必感到，德國的作戰計劃並未涉及英國，或者涉及英國的地方太少了。計劃中所計及的事是法國的陸軍，和英國的微小遠征軍，而絕未認英國是一個長期戰爭中的支柱；英國是封鎖政策的組成者，她使我們飢餓，同時她又軍需品的策源地。凡此種種，史利芬自己在他的時代中

很少想到，可是他的繼承者再也不能忽視了。

我們的側襲，不但要圍攻安特衛普，而且因為事實上我們在阿爾薩斯·勞林有着過多的人力，所以我們更應該向海岸直驅，佔領了比利時的海港和更多的海峽港口，最好能够遠達布隆或者更至阿比維爾(Abbeville)，這些港口都是英國遠征軍的根據地，予以攻佔，實在是極容易的事。

沒有人想及此點，因為純粹大陸性的德國人，是不注意到海洋及海權的。我們即以踏過比利時為已足，而不佔領荷蘭，她一樣的是中立國而且和我們是同族；這在軍事地理上，是否錯誤，誠然是一個問題。

攻取荷蘭，是破壞第二個中立國，可是這不能與破壞比利時同論，因為它的利益是無可計億。如果我們佔領了荷蘭，整個的英國對岸，就被我們控制；我們的艦隊因而得了一個更長更強的根據，則我們的艦隊自可活躍了。

最後，因為佔領了荷比海岸，我們就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向英國東南海岸侵入，英國實際上缺乏陸軍，到此地步，終必出於求和的一着，因為這總比德軍真正的陷

上她的國境爲優。

荷蘭是日耳曼族的商人和農人之家他們所念念不忘的，唯有商業利益，所以武力佔領荷蘭，不會遇到如何的困難。

戰爭計劃的失誤

因爲德人對於荷比及法國北部海岸的軍略要點，未能控制，並且將史利芬計劃弄糟了，這實在不能說世界大戰是一個經濟戰，而失去舊日戰爭的英雄氣概。我們所能希望的，就是更精密的思想，在他日或可得到聰明的決定。

以興登堡(Hindenburg)和魯登道夫(Ludendorff)來主持的軍事，陣地戰決不應該發生。西線的建立，無異慢慢的戰勝我們；而我們的敵人反因此一天一天的接近勝利。所謂塹壕戰，換言之，就是放棄戰爭的動作，也就是不求戰事的速決，戰爭的最後勝負，是看誰經得起這逐漸的消耗。

塹壕戰對於作戰士兵的心理，常要發生不同的影響。士兵終日蟄伏壕中，有了充分閒暇，不免萬慮齊集，時潮起伏，使得他驚異於種種的事物，在他的心理上引起了懷疑

之感。如果戰爭行動日有新的事態，他將沒有時間去作空想了。

尤有甚者，塹壕戰毀滅了一個軍團的活動性，將士兵變為一個屋主，因此士兵們不願離開他所久守的塹壕，他已習慣於此，並且對此發生了感情。戰士成為小資產階級化，主動的精神成為被動，勝利者一變而為財產所有者了。

軍隊困處壕中久不動作，他們必致陷入與其任務無關的幻想中，他們將想到和平而不願戰爭，最後，他們將想到叛變而不願服從；或者由於軍事行動的靜止，他們將不免感到指揮官的不能稱職。

英法的前線，其防禦力的鞏固，宛如銅牆鐵壁，絕非當時用以進攻的武器所能克服；這樣的塹壕戰，對於我們當是一個最惡劣的事實。自此點觀之，無論為臨時築造的壕塹，亦無論如我們在阿拉(Arras)所發現的如蜂巢般的機關槍穴，都是一樣的難攻。

坦克車是最好的武器

只要少數受過優良訓練的，且具有決心的兵士，配以機關槍和礮位，隱藏着不使氣球和飛機發現，就能夠保持整個的大軍。惟有以集團坦克作戰，則此種防禦方式將歸無

效；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英軍在剛伯萊附近即會使用此戰術突破陣線。

攻擊敵人最古典的方式，則爲以大礮不斷的發射開花彈，藉此毀壞敵人的陣地；但是這種方式好像給敵人以警告，使他準備充足，嚴陣以待，甚且乘機反擊；一九一五年松末河之役和一九一七年弗蘭特之役，要算是最顯明的例子。

戰事膠着，精神渙散，資源枯竭，飢荒發生，人力消失，和反戰情緒滋長，都是陣地戰的結果；這種種的情形再和畏死心理聯合起來，致使我們自一九一四年秋直至一九一八年春祇有處於防守地位，而不企圖在西線發動攻勢。終其極，我們在西線上不得不宣告崩潰。

海戰的錯誤

我們自己急切的毀了卡脫格達(Kattegat)的安全地位，實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爲從卡脫格達將水雷佈滿了貝爾(Bell)，我們就可以威脅英國艦隊的左翼了。

英國海岸的優點，亦值得略爲一述：它是直形而少彎曲的，所以在英國海岸上，各干地方均可容易的傾聽德國船隻所發的無線電，而測知其所在；反之，在德國向內突的

海岸上，要對英國船隻傾聽其無線電，則不能如此之容易。所以英國海軍對於我們戰艦的地位和方向，往往瞭如指掌。除此而外，英國更從沉船馬基堡號(Magdeburg)獲得了一個天賜的機會。這條船是於一九一四年九月發衝出俄國波羅的海岸邊，已死信號員所藏的德國海軍密碼和信號手冊就落到英人手中；於是德國海軍統帥部所發出的每一個消息，都被他們譯出，無論何時德國海軍出現，都要碰到優勢的英國艦隊，因為他們已準備好步驟，要給我們一個可怕的打擊。

更不幸的事，就是德國在海上所採的戰略，與在陸上的如出一轍，甚或尤為惡劣。此中原因，當如下述：(一)德國首相不欲傷害英國的願望；這一點就顯示他昧於民族的心理學；因為除以鐵拳外，沒有東西可以打擊英人。(二)若干海軍負責人員對於我們海軍缺乏自信心；他們總認為德國海軍不能和英國匹敵；一九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德蘭海上大戰，第一次證明底爾匹斯(Tirpitz)大將和他的僚屬所稱德國海軍至少是與英國相當的話為不錯。(三)陰謀使惟一適當的海軍指揮官底爾匹斯灰心。(四)勿使德國艦隊參戰的意見。

因此，德國的大洋艦隊只好碇泊港中，每一條自北海通到德國的大路，都被水雷封住了。

海上的水雷戰，正和陸上的塹壕戰一般，這就是一切戰略，一切活動都歸於靜止的戰術。

潛艇政策於實施之始，在若干地方，曾發揮優良結果；但這種事實完全是一種意外的成功，並未列入估計之中；縱然它的成績不壞，但是無論如何，不能倚之成事。

德國海軍的東施效顰

英國海軍行動亦與德國相同，但是如果指出這一點以為德國失誤的原諒，則萬不可能。

英國也將其遠洋艦隊召回碇泊港中；但是英國的處境和德國迥然不同，第一，因為英國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生存完全要依賴她的海軍，她當然不願將其海軍作孤注一擲；其次，英國貿易的安全尚未達到必需運用其海軍的程度，只要將德國的艦隊關入港內，英國的貿易就可高枕無憂了。

我們海軍的退避政策是這樣的抄了英國老文章，實在是玩英國的把戲。

英人「現存艦隊」的原則，對於英國是十分的切合，但是這一個原則對於我們毋寧是一個錯誤。至少在一九一六年之前，我們海軍部尚不明瞭此點，硬將我們最有效的武器棄而不用。

當我們海軍部最後振作時，欲摧毀英國海軍，已嫌為時太晚。因為彼時英人已將整個北海佈滿水雷，其艦隊實力大增，且多改進，簡言之，他們對整個海軍的防禦力，已經加以詳盡的整頓。

德國海軍棄而不用，致造成下列結果：（一）英國的封鎖，大大的削減我們糧食和原料，以致不敷應付日增月盛的戰時需要；（二）適與前面情形相反，英國貿易絲毫不受阻礙，因而英法所需都能得到充分的供應；（三）英格蘭和法國的交通暢行無阻；（四）中立國幾乎全數對英國屈服；（五）美國對協約國的公開接濟，由經濟的進至外交的，終且為軍事的協助；（六）海軍人員傳染赤化病菌，實由於被迫不能活動的結果。

潛艇政策可算是上帝再給予我們一個良機；當戰爭開始之初，這種政策已證為有

效，任何人對之都大為震驚，但是我們海軍部並未把握這個良機，予以充分利用。我們所應該建造的是潛艇，不是戰艦，而且應該立刻繼續不斷的建造。

無限制潛艇政策，因奧登堡和魯登道夫的壓力，卒於一九一七年二月在最高統帥部決定。當時海軍部對於這個計劃的估計也是滑稽的。此種計劃是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擬就，估計每月沉船六十萬噸，僅僅經過了五個月，英國商運將蒙受嚴重損失，三分之二的中立國運輸將不敢和英格蘭來往。

不管事實上沉船的噸數，遠超於估計，但以軍事學眼光來看，上面的估計仍是錯誤，因為它完全忽視了民族心理學。

英國看到她已臨於千鈞一髮的境地，她立即採取猛烈行動，她不顧一切的徵發中立國船隻，甚至停泊中立國港口的德船，她積極改進了對抗潛艇襲擊的防禦方法，而同時她在外交上更獲得了久所盼望的成功，那就是美國放棄中立，對德宣戰，這使無數萬噸的德國船隻都落入協約國的掌握。

雖然潛艇戰，自其成績言之，不能認為失敗，但是英國新建的船隻和其所徵發的中

立國及德國船隻，其噸數足可彌補其損失；被水雷和潛艇所毀損之船隻，在一九一七年共達九百萬噸之多。

我們海戰的行動，再度證實了底爾匹斯大將舊日名論的真理，就是德國人民不明瞭海洋。

在英國人尚未認識戰爭教訓前，並且在他們尚未改正海軍政策前，我們能以最大的決心，妥善的運用海軍以打擊英國。如有可能，最好佔領了荷蘭，隨即在英格蘭東南岸實行登陸，這樣的行動，縱然不致使英國屈膝，無論如何將使她的供應成了尖銳問題，並且使封鎖政策不能實行。

在此等環境下，整個的戰局必將改觀，但於此所當注意者，即勇敢因素較之經濟因素尤關重要。

德軍十大錯誤

我們軍事上的錯誤，其最主要者，厥為下列十端：

一、在戰前甚至在戰時中，我們未能盡量發展我們的能力，結果，最初的損失，我

們即不能馬上予以改正，而且在開戰之初，我們對於兩個前線的巨大需要，殊感應付維艱。

二、對於選任海陸軍指導官，內閣完全失職，結果致有瑪恩之役的失利（指揮官爲馮·毛奇 Von Moltke），艦之發生的事實，則爲將德軍陷入一種消耗戰，凡爾登的血戰，消耗乃達於頂點（指揮官爲馮·福根漢）。所以因內閣未能慎選將才，戰事更延長了兩年。最後，我們的艦隊也變爲無用（指揮官爲馮·穆勒 Von Müller）。

因遵照福根漢的意見作戰，致使一九一五年成爲最大的虛度；既然在西線上失去制先的動作，我們至少應該在東線發動一個巨大攻勢，藉以摧毀俄國的精神；然後我們即可以於一九一六年以全力和英法週旋。

三、我們未佔領荷蘭和侵入英國東南岸，同時又未能採用攻勢方式盡量利用遠洋艦隊，和建造潛艇艦隊。

四、我們並未企圖衝開英國的封鎖，藉以縮短戰爭。

五、我們聽任協約軍逗留於薩羅尼加（Salonika），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時，他

們就應該被逐出於巴爾幹，這由於保加利亞軍在一九一八年秋的不盡職，以及奧匈軍不能完全肩其任務，致使德國後路洞開。

六、無限制潛艇戰的發動爲時太遲，而且根據一個不可靠的估計。

七、當一九一八年對法發動進攻時，我們留駐於俄國的軍隊竟達一百萬，未免太多。在西線上未能利用他們，奧匈軍亦未被利用。（奧匈軍僅可當作伕子。）

八、一九一七年，坦克在剛伯萊已證明其價值，但我們仍低估其力量。

九、在戰事末期，我們坦白的承認，我們的士兵都存有畏死心理，他們深恐最後將不免於一死，不能生而目覩久所渴望的和平；換言之，我們作戰士兵的心理已開始動搖，迨後馬克斯主義倡行，此種心理乃一發而不可收拾。

十、德軍統帥部並未握有統一指揮權，所以德軍、奧匈軍、土耳其軍、保加利亞軍未能共有一個最高統帥，致使中歐列強的軍事行動，不能整齊步伐，攻擊力大爲削減。

同盟軍未能共有一個統帥，實由於奧軍指揮官康拉德從中作梗所致，而奧匈人民的猜忌，尤使同盟軍不能聯爲一體。反觀協約軍方面，他們在一個指揮官命令下，於一九

一八年四月三日大戰德軍，卒能獲得最後的成功。所以協約軍的力量加強，統一指揮極爲其關鍵，而整個戰局的轉捩點亦繫於此。

十一 如何備戰

大戰在歷史上的重要性

世界大戰在文化歷史上劃了一個新的時代；它毀滅了舊的價值，它助成了新的誕生。

目前立在世界舞臺前面的，不是統治階級而是人民了；君主政體的觀念漸漸的消逝，代之而興的則爲共和制度的主張，百姓已成爲民衆了。

但是，這種改變，係分着兩個方向前進。一方面是毀滅了一切價值，產生了如俄國的勞農政權，另一方面是凝成了一個具有積極價值的堅固結晶體；外殼是破裂了，從人民的內部核心上湧出了一個國家民族的再生，思想和感覺上一個精神的復活，人民對於其真正需要的一個認識。

德國人民經過不可避免的困苦後，現在就是沿着這條道路前進。他們立在民族再生的門前，他們痛斥着國際主義及和平主義，他們竟敢再度喊出日耳曼人在日耳曼的領土上。

日耳曼人的再生，具有兩個重要使命：

第一是從底層起，它喚醒了日耳曼的靈魂，去掃除民族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工作，所以在日耳曼的土地上，一切思想，一切行動以及一切言論都應該是日耳曼的。

第二是將所有日耳曼的領土打成一片，合為一個統一的，具有權力的國家，其疆界將較之一九一四年尤為廣闊。

這就是每一個德國人必須努力以赴的兩個目標，無論是一個人或是一個民族，如果竭其精神上全部力量，追求他所希冀的，他將如願以償。在地球上人類的願望勝過其他一切的力量。

復興工作隨時隨地都不能放鬆，人類的頭腦和人類的兩手不能一刻停頓。誠然，現在人類的活動，已開活動的新生面；腦手之間已有橋樑可通，那就是刀與筆。

注意作戰一切客觀條件

這就是國防學術，它將思想和行動都集中於國防的任務。這種新的學術，不僅僅限於將化學知識運用於戰爭機械的改進爲已足，它應該建立一個知識的集體，從地上和從空中，從工業和運輸，從民族和個人的心理學，這種種的研究，都包括在內。

無論何人必定相信，德國決不會因昧於這些事實，而在下次大戰中再遭到失敗。

現在的戰爭，是全體人民的作戰，這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已首次的經驗到。他們的作戰，不再單單的使用刺刀，舉凡穀類和肉類，植物油和脂肪、鐵和鎳、羊毛和棉花、鐵路和貨車、距離和氣壓、品性和精神，這一切都是作戰的武器。其中最要者莫如精神，因爲每一個軍團的行進，與其並列以行者厥爲他的國家和民族，他們不過是國家民族的工具。

當戰員已經完成，軍隊已經開赴前線時，交戰的雙方，都立刻認爲他們已完成其備戰的任務，這個時代已早經過去了。現在的戰爭，是每一個人民都參與作戰，勝利的發得，不是靠着優的軍隊，而是，全憑強毅的性格和堅定的決心。這是世界大戰告訴我們

的。

國防學術

所以，準備將來的戰爭，僅僅建立一個配備完全，訓練充分的有力的軍團，不能認為已足，更要進一步來訓練全體人民對於作戰的心理；而且凡屬有關戰爭本體以及影響戰爭持久性的環境，尤當運用所有學術資源，加以有效的控制。

當一九一四年時，我們擁有最優良的陸軍，但是我們科學的動員，則極其惡劣；所謂人民心理動員的一件事，根本未曾夢想及此。

如果國民的心理和情緒已經依照上述辦法準備起來，它將深切了解對於國防上一個特別學術的必要。

現在的國家，已不是君主或少數貴族階級，或是一個特殊軍團所能代表；如果一個國家要保持它的民族個性和政治獨立，則此一國家中的整個民族，從統帥到底層人民，從最崇高的思想到最簡單的願望，從五穀到煤炭，從國庫寶藏以至於最後一粒薄餅，都要深深的滲入了國防的意義。所以前面述及的教訓，於此一時代此一世界尤所必需。

在狹義上，國防學術並不與軍事學術相同。國防學術並不是教授將官們如何它戰場上獲勝，或者教授中隊指揮官如何訓練新兵；這一種學術首須教導全體人民，努力訓練他們在心理上成爲英雄主義者，成爲戰爭主義者，並在他們心理中深植一種對於近代戰爭的性質和必須條件的了解。

國防學術教授我們關於國家和人民，特別是我們自己的國家和其鄰邦，它們的領土和經濟力，它們的交通和它們的智力，其目的厥爲在將來爭求民族生存的戰爭上，創立最好的條件。

國防學術是將每一個人類的思想和努力，都引用到增加我們人民的防禦力上。

國防學術是一般的精神力量，從這個力量上面，戰略戰術就發射出它們如閃的火花。所有理論上和事實上能夠促進戰爭準備，發揮戰爭成績，其任何部門的思想，都包括其中。它的綱目並不是從任何特定知識範圍上擬就，它的建設性的特色是一個特殊觀點，這就是民族最大的防禦力，所有各式各樣的知識，都從這一觀點上選擇利用。

國防學術上所必須注意的，特別是地理、經濟、交通和運輸、民族心理及政治。

因此國防學術乃是一個民族的軍事志願之精神表現，和民族的英雄天牲之象徵。它是一個抵抗鄰族的醒悟的感覺，它是一句古語更清楚的證明：「今日的失敗就是明日的勝利」。自此言之，它是對於舊時將士們的戰爭方法，一個新的補充。

如果我們努力到底的來追求這種思想訓練，我們自然會感到，國防學術的滋長，是從一個學問部門而入於一般的範疇，在此範疇內，一切的學問都集中於一個目標。

任何特殊學術，其對一個民族的價值如何，是要看國防學生是否能夠利用，才可決定。

這就是一個鑄鍊，德國的心理和精神即在其中試驗。

新的學術於此乃成爲一種民族哲學，在所有德國學術中，它成爲一個會集點，德國的整個志願、能力和決心，爲了重建的目的和一個新的創造，都在此點會集。

正和任何原始民族相同，一個人的評定，是決於他在保持民族生存上，是否具有效用。所以在將來，任何德國人的評定，自始自終是繫於他在國防方案上的地位。任何人在此一方面失敗，就是失去他的公民資格。

國防學術亦與其他學術相同，它分爲普通和特別兩部，前者是簽定它的主要事實並成立一般原則；後者是以前者爲根據，從國防角度上，專爲世界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而設的。

國防普通學術

一切的自然事實，人類的思想和動作，凡可增加防禦力量，促進防禦思想者，都列入這一學術之中。

第一步，它探索文學上可資利用的作品，並遍搜表現大勢和軍事特點的世界各國地圖，然後加以整理編校。

第二步，無論爲地面抑或地下以及一切歷史上的興亡，都與它有關，因爲它教授人民從軍事觀點上，去知道，去了解，並且去估定以下的事件：一個國家和其人民的普通地理環境；一個區域的內地或海岸的特著性質；土地構成形態，和其演進與地質學上的關係；水的供給和地下水源；氣候和植物的發育；動物的情形；部落和山川形勢。

除此而外，普通國防學術，爲了準備戰爭及進行戰爭，對於經濟上的工業上的問

題亦有涉及。這就是說，它要注意到何種糧食及工業上何種原料，是國內可以取得的，那一件東西是要向國外輸入，然後才從事研究準備問題。

因此，我們必須有一個優良的經濟佈置，我們要預防任何的戰爭方法，我們不能再像一九一四年因英國實行封鎖的政策而張惶無措了；這一種佈置就是給我們完善的經濟安全。我們這一部門的學術，在性質上應佔有首要的地位。

而且，國防學術對於所有交通問題，均應列入研究；不僅因為這些問題有關動員以及戰略戰術上的動作，（指揮技術，最後一著，莫如求助於交通地理。）其他如運輸糧食以應作戰士兵及一般平民的需要，在在都與交通發生密切關係。

與經濟上預先準備同等重要的，則為民族心理學，這也是國防學術中新的部門。整個民族對於戰爭的態度，當危機緊急中，即可表現出來。樂於戰爭及愛好和平的氣質，敵人及中立國的心理機構，以及勝利的願望，投降和崩潰的精神，所有決定這些現象的定律，都與心理學有關。

因此，宣傳工具，乃為從心理學上產生的戰爭武器，它對於自己人民，同盟國，

敵人，和中國的心理的密切熟識為根據，以自己利益為立場，向他們運用。英國說謊的特長，就是建基在她能洞悉心理學上。

末了，普通國防學術不能忽視了世界國家政治的研究，因為在戰爭舞臺上的演員，就是國家，所以戰時外交準備是極其重要的。

當戰火燎原時，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普通地位，其當政者的背景如何，以及在政治上影響他們的精神原素，這一切的一切，從國防角度上言之，都應該加以研究。

國防特別學術

有關國防的一般現象，已如前述，現在我們再研究與此等現象有關的特別因素，尤其是地理上的因素。

在一般學術上，主要問題是一種現象的軍事效用；在特別學術上，主要問題，則為一個特別區域之地形學上的特色，以及與之有關的其他特色。

所以最需要的工作，就是緊緊抓住世界上各個區域及各個國家的國防特質，並加以研究，這在軍事上具有重要之價值。

我們自己的國防機構，固然要清楚知道，就是其他國家的國防機關，我們也一樣的要瞭如指掌，然後我們在一個戰爭中，就能夠正確預料我們自己的和假想敵人的機會；因此我們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打擊。

研究國防特別學術，或者可以說地域的學術，首先仍要從一般學術的觀點和方法上來綜覽一個國家，並且對於前面粗粗述及的獨一因素和其一般性質予以注意。

這分析工作告成以後，乃進而作綜合的研究，然後根據此等原素，將國家民族的一切，製成一幅圖畫，在此圖上，所有人類及精神資源，經濟資產和交通工具都表現出來，人們就可視這個國家為一個軍事強國，並且可以從此圖上，將它的內部脈絡和神經中樞加以窺測。

國防一般學術的再分，不僅限於與其有關的各個輔助學科，且當涉及地理上的背景；因為地理上的背景並非固定，所以國防學術的再分，也要時有變換。

希特勒願望的提示

至於今日的德意志帝國，其疆土的分配，當照下面的建議。

一、德國及德意志帝國，就是日耳曼語的中歐，人口九千二百萬，是第三帝國的本土。它分爲下列各部：

(1) 純粹日耳曼國家：德帝國；奧地利；但澤；盧森堡；荷蘭及荷領東印度；力喜騰斯太因 (Lichtenstein)。

(2) 他國の日耳曼部分：日耳曼比利時 (弗蘭德，不拉奔 [Brabant]，油坪馬爾美地)；日耳曼瑞士；日耳曼法蘭西 (弗蘭德，阿爾薩斯和勞林)；日耳曼義大利 (特別是南的羅爾)；日耳曼南斯拉夫 (南士的里亞 [Southern Styria])；日耳曼捷克斯拉夫 (波斯基亞 [Bohemia]，摩拉維亞 [Moravia]，西里西亞 [Silesia])；日耳曼波蘭 (西普魯士，波森 [Posen]，上西萊西亞 [Upper Silesia])；日耳曼立陶宛 (米美爾領土)；日耳曼丹麥。

二、法國及其與國，就是爲了防制戰後的德國而成立的同盟：

(1) 法國及其屬領。

(2) 比利時及其屬領，盧森堡，南斯拉夫，捷克斯拉夫，波蘭，羅馬尼亞。

三、盎格魯·撒遜列強集團，它控制世界的貿易，如果沒有了它的支持和善意的中立，大規模的歐戰是不會發生的：

(1) 大不列顛，愛爾蘭，英吉利帝國。

(2) 美國。

四、義大利及其屬領，

五、俄國。

六、其他歐洲國家：

(1) 丹麥，瑞典，挪威，芬蘭。

(2) 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

(3) 匈牙利，保加利亞，希臘，阿爾巴尼亞，土耳其。

(4) 西班牙，葡萄牙及其屬領。

七、海外列強：

(1) 日本，中國，暹羅（譯者按已改名泰國）。

(2) 波斯，阿富汗。

(3) 阿比西尼亞。

(4) 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祕魯，以及其他拉丁美洲。

灌輸人民國防學術

最後，我們所遺留的問題，就是這新學術的結論，在何種方式下，即可用以利吾德國，且將之成爲德國民族的共同財產。

當此民族和經濟苦戰之日，人類的生存與國家的休戚具有密切關係：現在危險的空氣，環繞着每個國家，特別是已被圍困的德國；我們處此危險氛圍中，需要科學的鍛鍊，我們的生存以及在戰時的命運都是靠着此種鍛鍊。

任何有利於國家的思想和行動，國家及民族務須信以可能的支持。

創造工作和通俗工作必須劃分界限。創造工作在國防學術上的意義，就是增加知識的蓄積，它對於德國，特別對於陸軍指揮部的關係極爲重大。這是一種基礎，無論在戰前，戰時及戰後，國家和陸軍統帥部的政策都是以此爲根據。

創造工作是一種悟返的工作。從事這種工作者的事務，就是旅行於國內外，吸收關於此等題材的現世文學，著作書籍，繪製地圖；將一切可資利用的材料，以適當的方式，清楚的描寫於圖書之中。

通俗工作則情形不同，它要求一般人注目，它希望它的意見成爲所有德國人的共有財產，夫然後在將來任何戰爭中，一切德國人都能够在經濟上心理上一如在軍事上的充分佈置。

因此，國防學術，無論在德國國防軍中，無論在大學專門學校中，必須成爲一個教育學科。在大學專門學校中，更可規定每一個學生應當選讀此科，而且參加實際軍事工作，至少要達兩個學期。

國防的基礎，應該最初建立於小學。所以在我們的中學和小學的最高兩級中，都要教授國防學科。

國防學科的運動，欲收成效，必須經過相當年月，所以在新聞紙上，在演講中，在廣播時，在電影上，應該儘量的插入有關國防的題材，更可散佈廉價或免費的小冊子，

以宣傳國防的意義。

最關最重要的，就是將所有國防活動，集中於一個專為國防學術而設的政府機關；這個機關當然是隸屬於現在的國防部。它的任務是：（一）為中央政府及陸軍統帥部擔起繁重的工作；（二）訓練德國人民關於國防的一切，並掌管其他瑣項。國防研究組織，亦值得考慮設立。

這誠然是一件艱巨工作。德國可以選出適當人物，將如此一個方案付諸實施嗎？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四版

德國作戰計劃

(Baum Und Volk Im Waffenspiele)

每册定價 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

原著者

Ewald Banse

譯者

朱慰儂

發行人

許立德

印刷所

大時代印刷所

發行所

大時代書局

重慶 桂林 香港 上海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渝書字五四六號許可證

大時代書局時事讀物

世界大戰圖解手冊

紐約時報刊行 袁中文 朱滋昌譯

德國作戰計劃

龐士教授著 朱慈儀譯

凡爾賽以後的歐洲

羅畫 汪衡作序

亞洲內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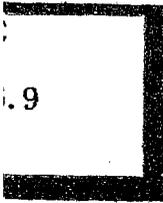
約翰·根室著 蔣學楷譯

續歐洲內幕

約翰·根室著 王知白譯

日美必戰

佐藤清勝著 王知白譯



9